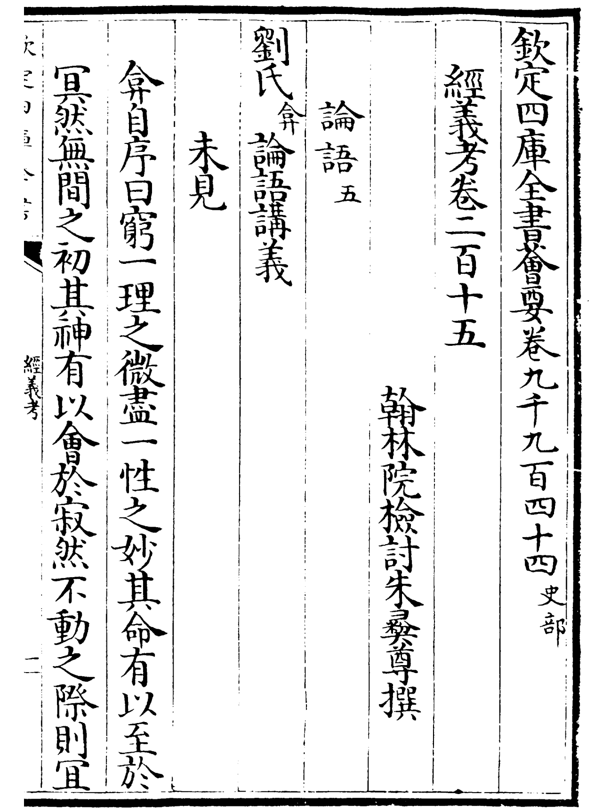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四十四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十五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論語五

劉氏弇論語講義

未見

弇自序曰窮一理之微盡一性之妙其命有以至於冥然無間之初其神有以會於寂然不動之際則宜

若可以忘言矣然而天下之言常出於不勝其多而言者遂至於不勝其衆則將以寓道而使之有明載道而使之有行故也是故無言而道隱未若有言而道不隱有言而道不隱未若言而與道兩傳而無所隱此所以應對答問相與垂世而設教者雖孔子猶不廢而論語之書所為起也昔者孔子以無名之神功無體之妙道屈於不見知其禮義信足以成德其智仁勇足以成治其温良恭儉讓足以成俗其恭寛

信敏惠足以成物而屈於不見用於衛靈公見其際可矣而弗與共天位也於季桓子見其行可矣而弗與共天職也於衛孝公見其公養矣而弗與食天祿也以至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絕糧而在陳微服而過宋則可謂畸朴人也然未嘗不欲有為於世也是故出疆載質而有至於皇皇去父母國而有至於遲遲而席不暇煖轍不及環也委吏乘田賤也而不屑去者益曰有官守而已獵較簿正畢也而不苟避者益

曰有官事而已其有為卒不可得矣於是收其所欲聞焉而未已者一切寓之以言則詳而為六經者是矣論語者特其緒餘而已夫以學孔子者其徒至於三千之盛而上自國君卿大夫下逮閭巷一介之小民與其為時聞人而在所可許者類皆有見於是書及考其所歸非資諸孔子者勿道也方此之時操筆而隨其後者豈惟獵區區之空言也并與其一嚬笑之微一俯仰之細而得之也雖然若孔子者非學也

故曰予非多學而識之吾道一以貫之而已矣故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而已矣其成已有如此者其於君也求之以不求之求而所至必聞其政其於神也禱之以不禱之禱而所祭必受其福於燕居則申申於鄉黨則恂恂於朝廷則侃侃於宗廟則便便其行已有如此者見所不見於魯禮所不禮於衛則有似乎汚而非汚應佛肸之召諾陽虎之仕則有似乎屈而非屈也於齊則接淅於魯則不脫冕以

去其應變有如此者皆聞斯行諸也而對之不必同然而非異也皆崇德辨惑也而語之不必一然而非兩也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於衛靈問陳則恥其學事君勿欺也而犯之故於昭公失禮則諱其過仁也孝也以其有小大故所陳非一端勇也智也以其有本末故所列非一序利命與仁則罕言之以怪力亂神則要之以不言其立說有如此者臧孫要君宜其不智也而謂之智則智而已矣管仲僭君宜其不

仁也而謂之仁則仁而已矣德行文學政事言語科雖不同而同謂之才則才而已矣草創討論修飾潤色雖不徧而不害同謂之命則命而已矣能具仁者君子也於子賤南宮适則與之苟無禮樂亦可為成人也於冉求公綽卞莊子臧武仲則畧之以至叩脛而誅原壤鼓瑟而斥孺悲進顏子以不愚之愚黜子路以不禱之禱其處人有如此者凡此皆有見于孔子者也夫聖人之在上者多矣而制法不若孔子之

為詐聖人之在下者衆矣而制行不若孔子之為偷

宰我以為賢於堯舜而不為增叔孫以為不及子貢

而不為損此孟子所謂集大成者雖然均法也而孔

子所為偷者不以一行為偷此達巷黨人之所謂博

學而無所成名也若夫千載而下其去聖人遠矣學

論語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類皆溺於

傳注之卑而不能自拔於汚俗之中絕行之後往往

以孔子而疑者皆是也書雖非孔子所自為然其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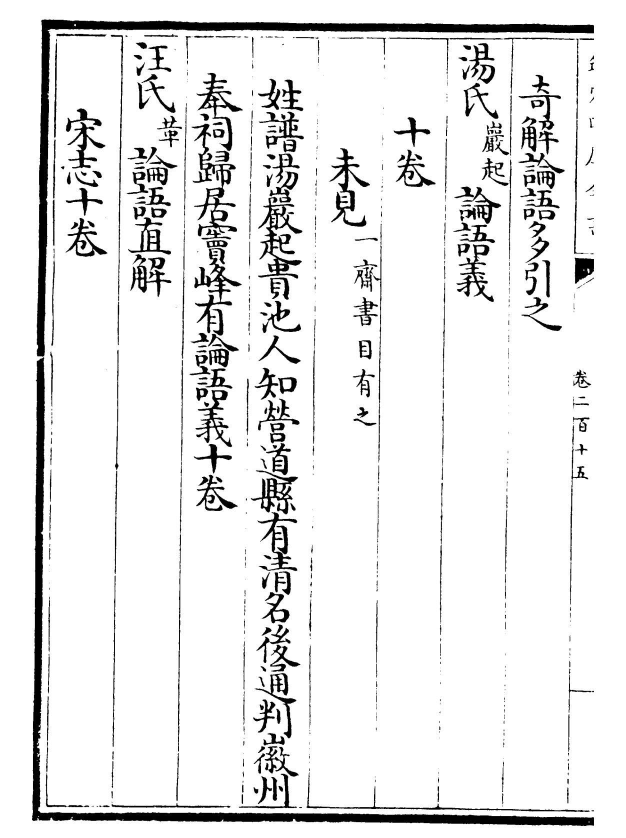
辭有要成文有序肆而通連而間其本末先後若出於一而片言隻簡無自而不與孔子合非深知先王之法言者孰能與於此學者要當熟讀而精思之不必考乎其人也

林氏子克論語詩

五十首

未見

閩書林子克號拙齋福清人著論語詩五十首林之



奇解論語多引之

湯氏巖起論語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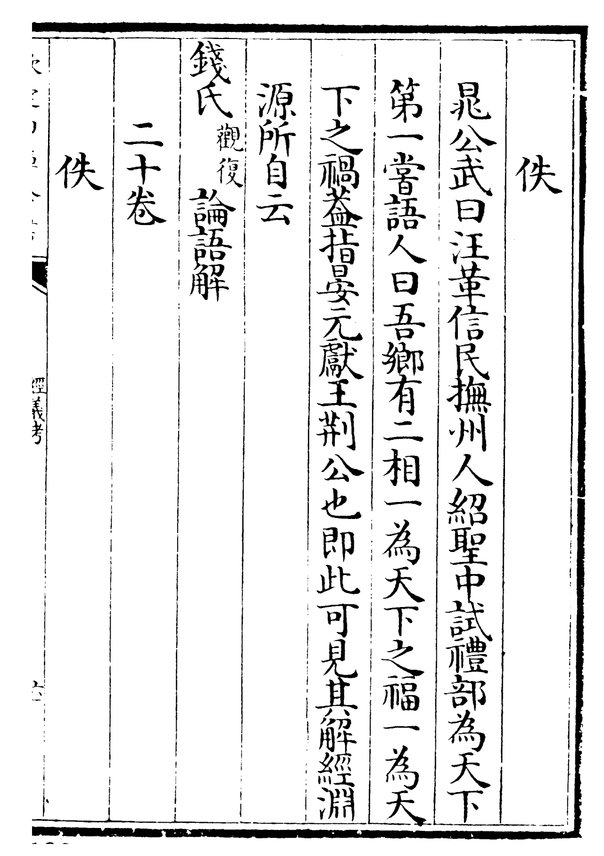
十卷

未見 一齋書目有之

姓譜湯巖起貴池人知營道縣有清名後通判徽州奉祠歸居寶峰有論語義十卷

汪氏華論語直解

宋志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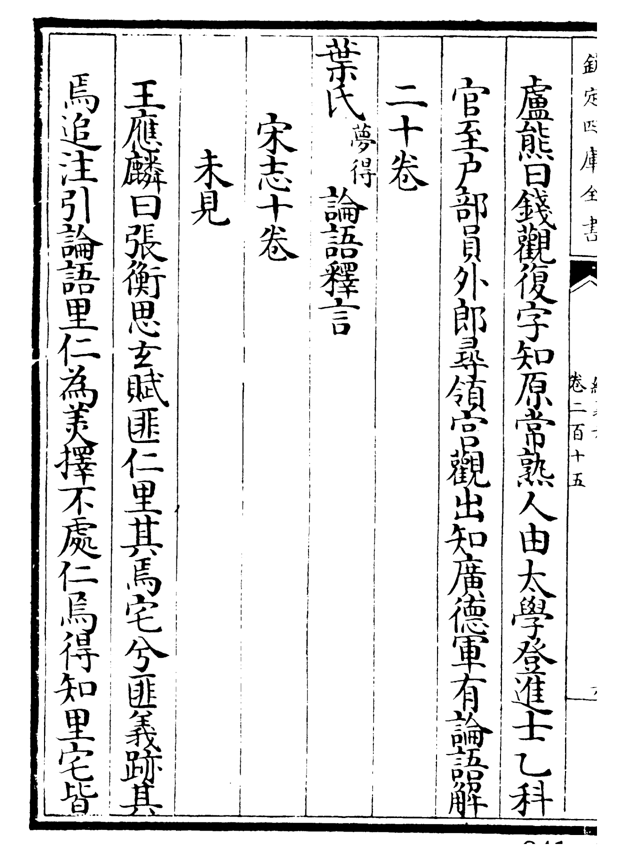
佚

晁公武曰汪革信民撫州人紹聖中試禮部為天下第一嘗語人曰吾鄉有二相一為天下之福一為天下之禍葢指晏元獻王荆公也即此可見其解經淵源所自云

錢氏觀復論語解

二十卷

佚



盧熊曰錢觀復字知原常熟人由太學登進士乙科官至户部員外郎尋領宫觀出知廣德軍有論語解二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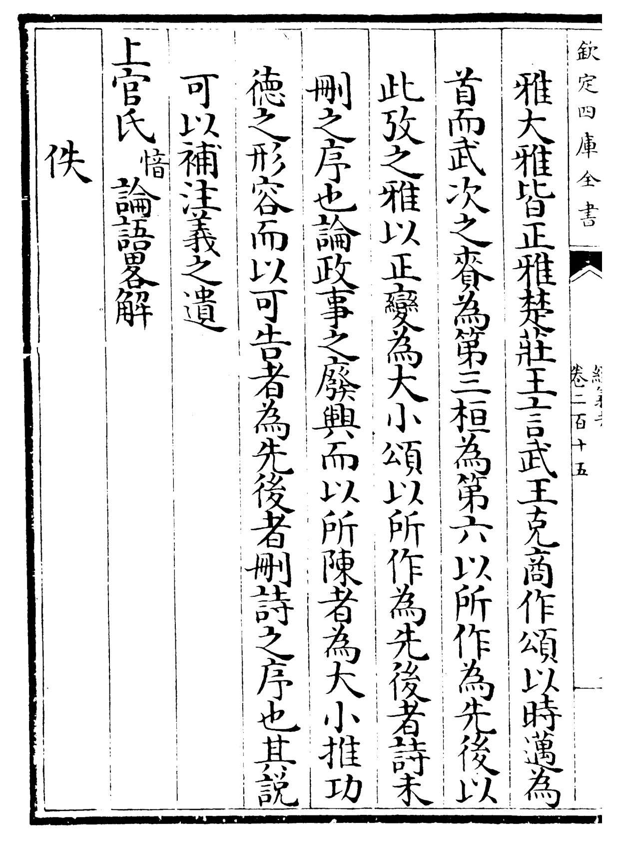
葉氏夢得論語釋言

宋志十卷

未見

王應麟曰張衡思玄賦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跡其焉追注引論語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里宅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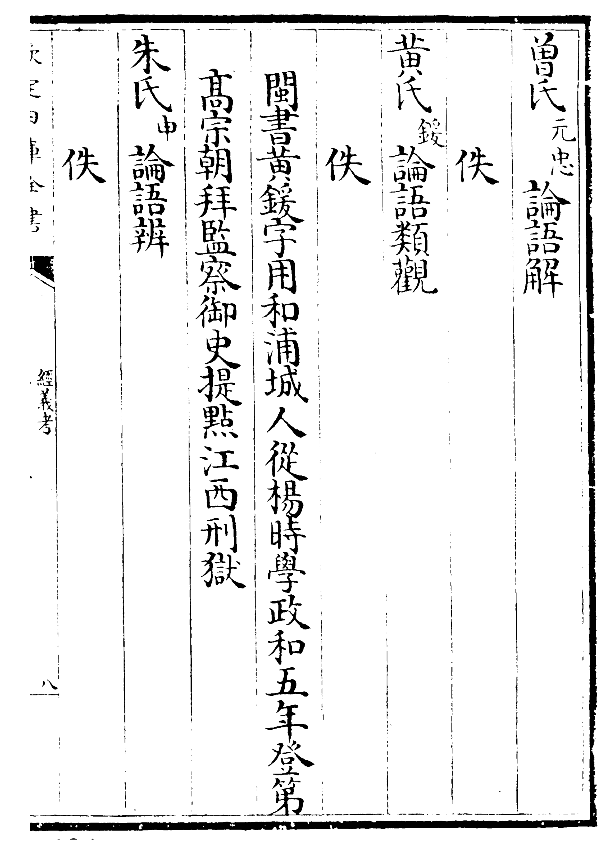
居也石林論語釋言云以擇為宅則里猶宅也葢古文云然今以宅為擇而謂里為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為正　又曰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義記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葢古者謂持禮書以詔人者皆曰執周官太史大祭祀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事執其禮事此執禮之見於書者也解雅頌各得其所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為周德之衰大雅為文王之德小雅皆變



雅大雅皆正雅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為首而武次之賚為第三桓為第六以所作為先後以此攷之雅以正變為大小頌以所作為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為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可告者為先後者刪詩之序也其說可以補注義之遺

上官氏 愔 論語畧解

佚



曾氏元忠論語解

佚

黄氏鍰論語類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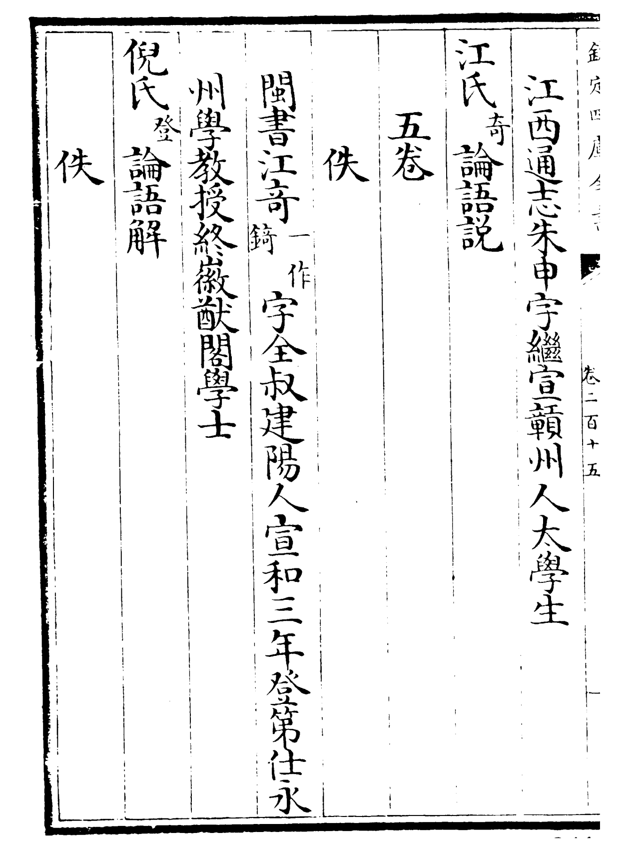
佚

閩書黄鍰字用和浦城人從楊時學政和五年登第

高宗朝拜監察御史提點江西刑獄

朱氏申論語辨

佚



江西通志朱申字繼宣贛州人太學生

江氏奇論語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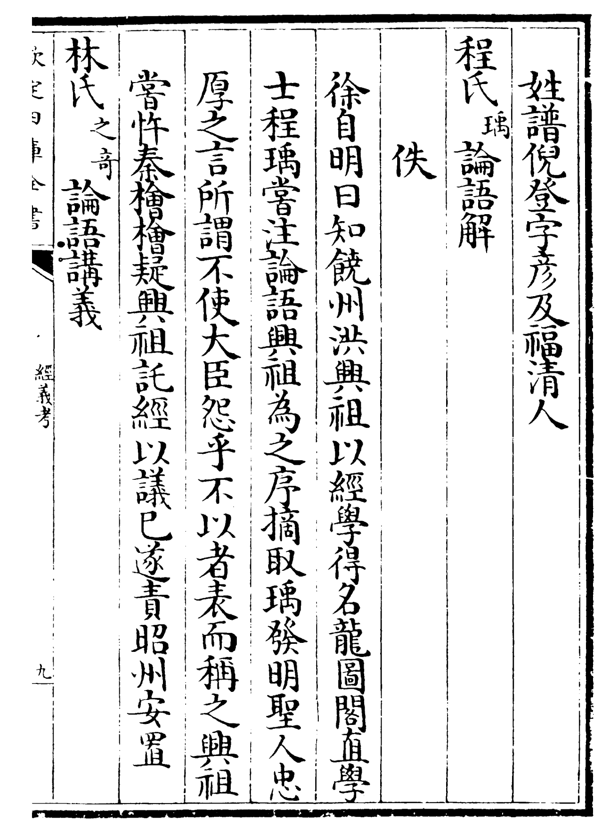
五卷

佚

閩書江奇一作錡字全叔建陽人宣和三年登第仕永州學教授終徽猷閣學士

倪氏登論語解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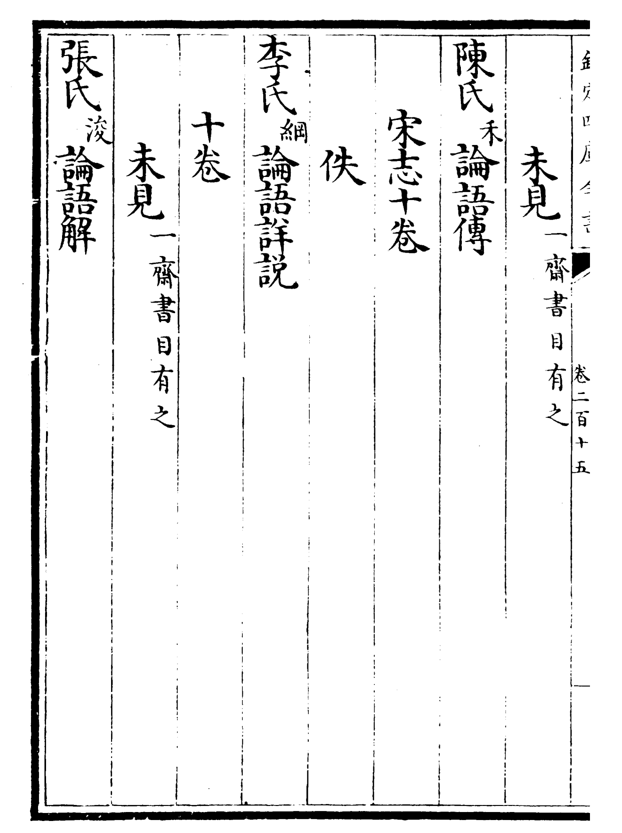
姓譜倪登字彥及福清人

程氏瑀論語解

佚

徐自明曰知饒州洪興祖以經學得名龍圖閣直學士程瑀嘗注論語興祖為之序摘取瑀發明聖人忠厚之言所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者表而稱之興祖嘗忤秦檜檜疑興祖託經以譏已遂責昭州安置

林氏之奇論語講義



未見一齋書目有之

陳氏禾論語傳

宋志十卷

佚

李氏綱論語詳説

十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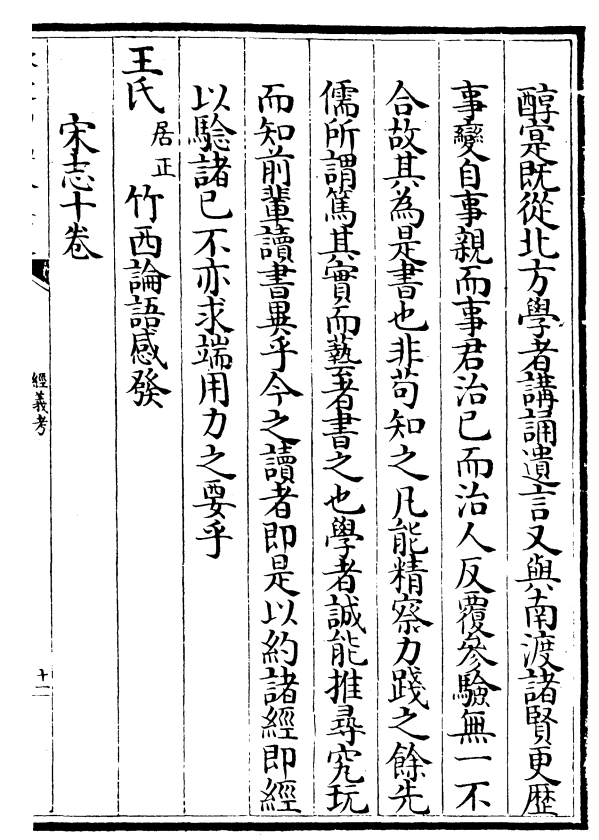
張氏浚論語解

四卷

佚

魏了翁序曰魏國忠獻張公之卒距今六十有三年精忠篤諒凛凛猶有生意予少嘗譜其言行裒其論奏今又得論語解於公之從曽孫希亮此天厚我嗜者也希亮將鋟梓以傳而使某識其篇端粤惟論語一書此孔門弟子之嗜學者於聖人容貌詞氣動容周旋之頃身體而心會氣感而機應故其所書親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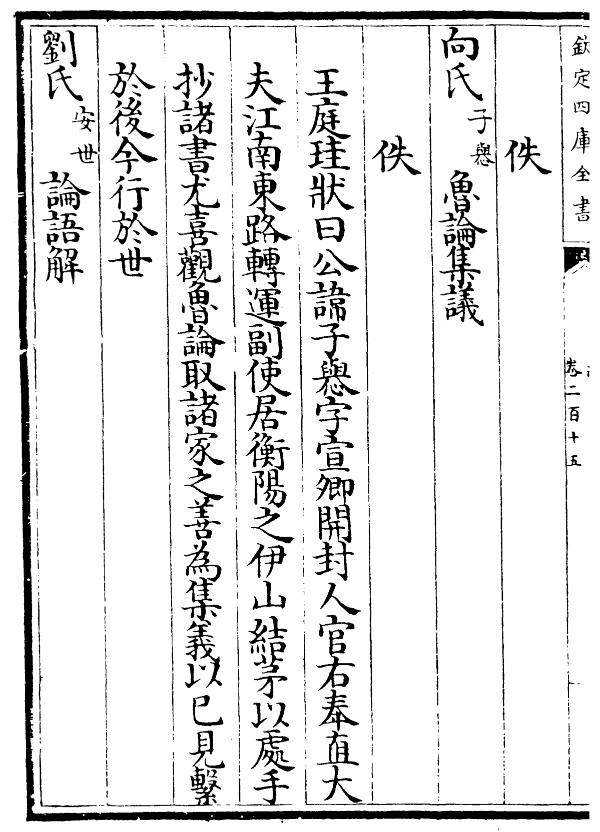
有味凡一時師傳友授閱萬世如見然自七十子終然後大義乖訖孟子死盡失其傳然而生乎千載之後亦聖人所與共學之人也豈終於乖失而不可復傳與本朝全盛時河洛之間諸儒輩出掃除末師之陋隨事體習切已研求以上尋千載之緒然後人知聖人之所以言與羣弟子之所以書皆日用飲食間事在立則見無行不與而非託諸空言也至近世張氏朱氏父子傳家源流浞浞益大以肆忠獻公資稟



醇寔既從北方學者講誦遺言又與南渡諸賢更歷事變自事親而事君治己而治人反覆參驗無一不合故其為是書也非苟知之凡能精察力踐之餘先儒所謂篤其實而藝者書之也學者誠能推尋究玩而知前輩讀書異乎今之讀者即是以約諸經即經以驗諸己不亦求端用力之要乎

王氏居正竹西論語感發

宋志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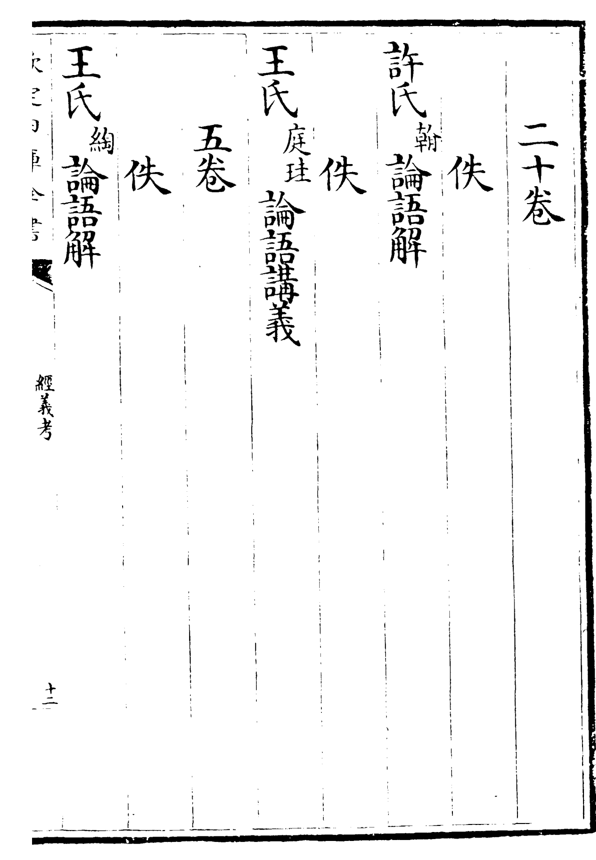
佚

向氏子悉 魯論集議

佚

王庭珪狀曰公諱子悉字宣卿開封人官右奉直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副使居衡陽之伊山結茅以處手抄諸書尤喜觀魯論取諸家之善為集義以已見繫於後今行於世

劉氏安世 論語解


二十卷

佚

許氏翰論語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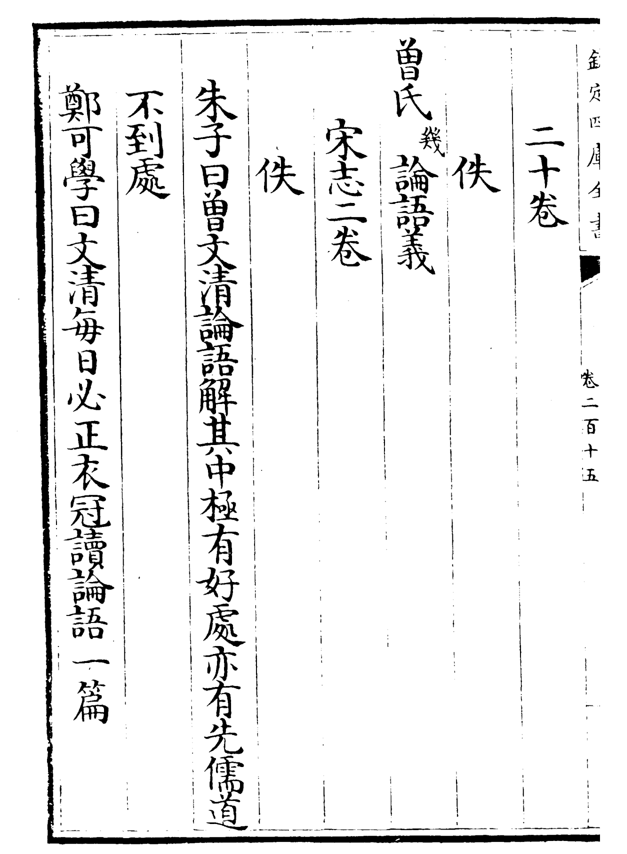
佚

王氏庭珪論語講義

五卷

佚

王氏絢論語解



二十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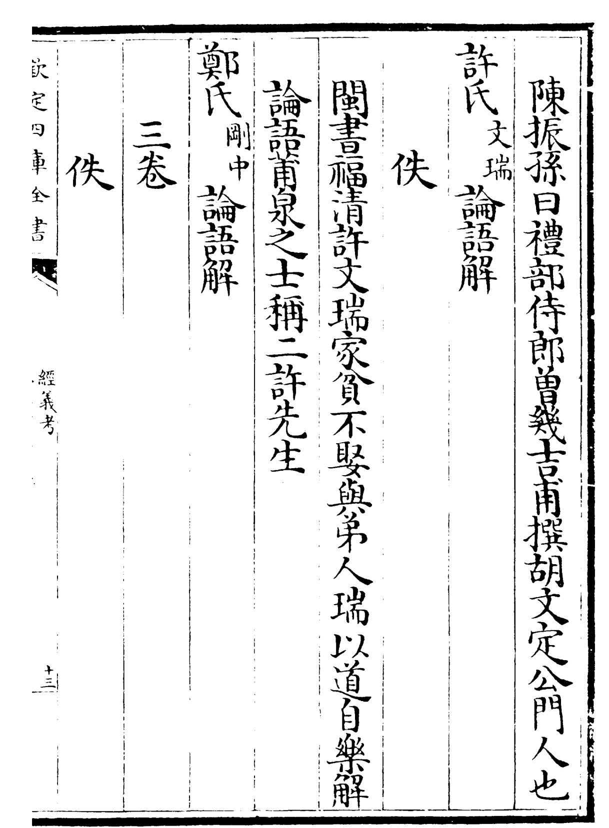
曾氏幾論語義

宋志二卷

佚

朱子曰曾文清論語解其中極有好處亦有先儒道不到處

鄭可學曰文清每日必正衣冠讀論語一篇


陳振孫曰禮部侍郎曽幾吉甫撰胡文定公門人也

許氏文瑞論語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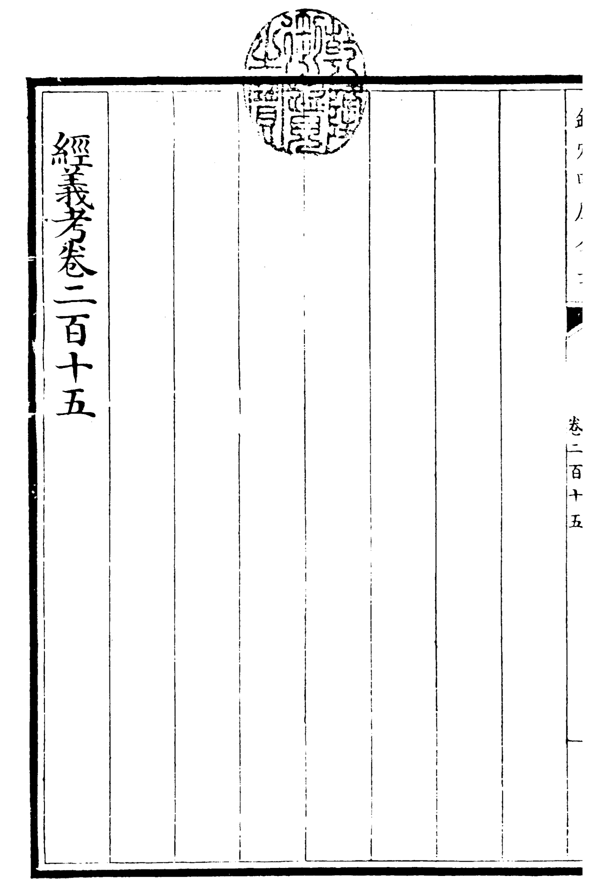
佚

閩書福清許文瑞家貧不娶與弟人瑞以道自樂解論語莆泉之士稱二許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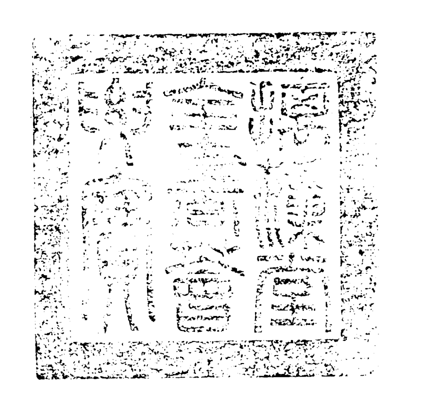
鄭氏剛中論語解

三卷

佚



經義考卷二百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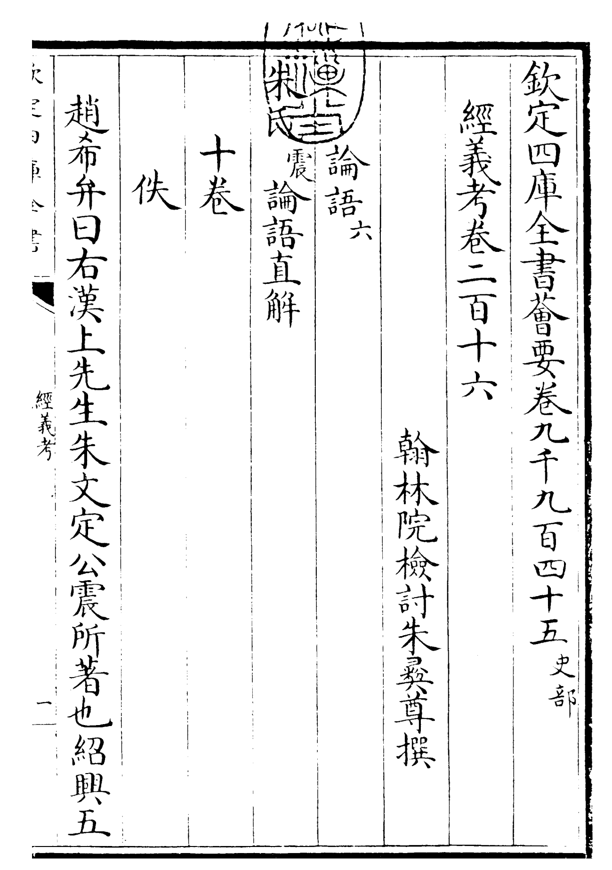
謄録貢生臣張誠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十六至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經義考卷二百十六

翰林院檢討朱彛尊撰

論語六

震 論語直解

十卷

佚

趙希弁曰右漢上先生朱文定公震所著也紹興五

年夏肇建資善堂時孝宗富於春秋文定以起居郎與宗正卿范公冲同為翊善朝論皆以為極天下之選此解資善堂録本也其孫繼先刻於瀏陽學舍而識其後

吳氏棫論語續解 考異 說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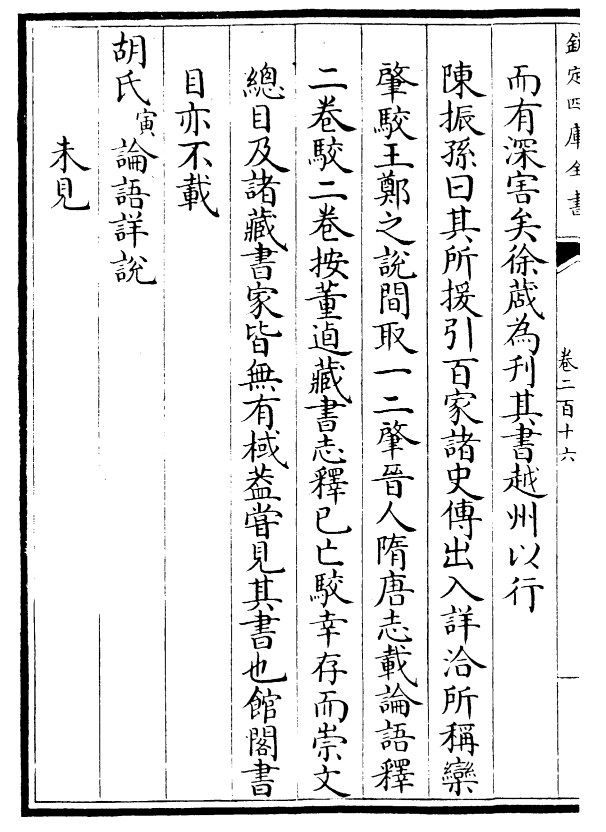
宋志共十二卷

佚

中興藝文志吳棫撰自謂考研甚衆獨於何晏集解

邢昺疏所得為多又謂孔門弟子之言多未盡善而註信經疏信註太過甞作指掌十卷亡於兵火僅追記大畧以解何晏集解之未盡未安者故曰續解又考他書之文之說異於論語者為考異又有說例有集語明原微言畧例答問正統權道弟子雜說凡十篇多發明

朱子曰建安吳才老作論語十說世以為游定夫作者非也其功淺其害亦淺又為論語考異其功漸深



而有深害矣徐蒇為刋其書越州以行

陳振孫曰其所援引百家諸史傳出入詳洽所稱欒

肇駁王鄭之説間取一二肇晉人隋唐志載論語釋

二卷駁二卷按董逌藏書志釋已亡駁幸存而崇文

總目及諸藏書家皆無有棫蓋嘗見其書也館閣書

目亦不載

胡氏寅論語詳説

未見

閎書寅字明仲安國弟淳之子也宣和中進士從侯師聖游復從楊時受學仕為禮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秦檜當國安置新州

寅自序曰道一而已而有中偏大小正邪粹駁之不同何也中故大大故正正故粹粹故一彼狹小偏私僻邪駁雜為道者失也其所以失或由師傳或由鑿智或由氣禀故自殊途旁騖而不返道無是也先聖

先師為此所以有教救學者於多岐欲歸之於至當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仁也聖門之徒皆學為仁夫子言行莫非仁也其在論語者著矣其年十六七見先君書案上有河南語録上蔡謝公龜山楊公論語解閒竊觀之乃異乎塾之業一日請諸塾師曰河南楊謝所説與王氏父子誰賢塾師曰彼不利於應科舉爾將趨舍選則當遵王氏於時某未能樹立而輒萌好惡矣既游庠序方崇忌諱肆謟諛歌功頌德

陵跨唐虞或道史書及李杜詩章亂離之句則衆以
訕謗操切之纔二十年川壅大決睢盜猝興勢揺嵩
岱然後信王氏學術不本於仁穿穴碎破以召不仁
之禍也當茲時天子臨軒策士收採讜言黨禁向弛
於是邵康節皇極書張横渠正蒙篇河南先生諸經
諸說元祐忠賢言論風旨稍出好之者往往傳寫襲
藏若獲希世之寶而謝公語解則已鋟板盛行噫此
豈人力也哉後四載歲在乙巳女真入寇慢書騰聞

詔音夜頒引慝孫位靖康元禩遂撤王安石配食坐
像廢字説勿得用俾學者兼用先儒收召遺老佚賢
欲改絃更化雖狂瀾既倒捧土莫遏而遺書幸存出
於良知者如濟貫河終不泯滅然後益信仁者人之
本心大中至正是是昭昭未嘗亡也人自不求耳今
皇帝智勇中興灼知禍敗之釁寡本由王氏以其所學
迷誤天下變亂憲章得罪宗廟於是詔三省政事並
遵至和嘉祐癸自聖性篤好孔子所作王安石所廢

之春秋又於講筵進讀神祖所序司馬光所纂之通鑑下楊時家取三經義辨置之館閣選從程氏學士大夫靳次登用甄叙元祐故家子孫之有聞者仍追復其父祖爵秩將以剗削蠱蠹作成人物朝冀賢才之賴國培安固之基此紹興五六年間大哉王言一哉王心凡百臣子所宜和衷將順不忍違矣而獨習舊者染見王氏言行不類有同俗趨利之便而於程氏則如嫫母之惡軒鑑也蓄忿伺間伸其詭罔反以

專門歸咎堂輿夫學士大夫意向殊乎王氏則擯斥隨之必如是説始堪仕進敵離窮陷百唱千和既率天下出一私口矣又相與攘袂扼腕柴柵闗里禁人趨之不亦甚乎自古謷言之法必覈其事王氏宗派効於紹聖元符崇觀政宣巳來夫何可掩試舉其尤者則纘瞿聃虛空之緒亂鄒魯禮義之實談二帝三皇之治濟申商韓非之政託人子繼述之孝毀祖宗艱難之業指豐亨盛大之象肆窮奢極侈之欲慕開

疆闢土之績速佳兵好還之禍乘國破君亡之釁扶背主僭命之賊玩燕巢危幕之勢致荆揚蹀血之苦積刑賞不平之憤起周盧干紀之變假偃武息民之説成外交固位之計殄蒸民三綱之道甘臣服讐虜之辱稱太平無事之美導般樂怠傲之失結忠賢諫説之舌生隆家卑國之漸皆背違先聖操心不仁而精於經義字説立乎本朝據權斷論之大驗也若君子私淑所被曾微一人造其列焉特用此觀之明善

喻利之判豈不昭灼乃復營營翩翩變移黑白上欺
君父下蔑清議不念率獸食人近有覆轍亦何意哉
愚不肖幸聞伊洛至教承過庭之訓而冥頑怠廢不
早用力葢甞妄意論語一書為仁道樞管欲記所見
聞掐趣附於章句之下內揆淺疏久而未果髮禿齒
豁恐負初志矣適有天幸投畀炎壤結廬地偏塵事
遼絶門挹山秀牕涵水姿簷竹庭梧時動涼吹朝夕
飯一盂蔬一盤澹然太虛不知浮雲之莽眇也觀過

宅心自是始篤乃得就豪遺諸童丱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焉若夫推己及人指南洙泗之路放淫距詖分北荆舒之旅非愚所能也因而學之期成功於不二而已矣紹興甲戌三月

胡氏宏論語指南

通考一卷

未見

樓鑰跋曰論語一書自昔大儒不知幾人未有能發

明仁之一字子夏問仁夫子固嘗答以愛人矣韓昌黎原道首曰博愛之謂仁他何望焉自伊洛二先生始發千古之祕洙泗言仁深見本原茲讀指南一卷樞密黃公闕院沈公皆深於此者五峰斷以一言方見二公猶有差處一曰有心於為仁則曰如此立言恐不識心不識仁也一曰能惡人則或者疑焉於是復明仁者之心曰本無所惡也曰則是當始惡之時胸中原未了了也烏得為仁又顏淵問仁之下有曰

人有仁不仁心無不仁此要約處不可毫釐差嗚呼
斯言旨哉此論語之本體也然而非二公相與講貫
亦無以發五峰之言故亦以朋友講習為說葢天下
之說未有過於此者夫子以學之不講為憂葢君子
之憂未有甚於此者學者可不勉哉
陳振孫曰胡宏仁仲評論黄祖舜沈大廉之說
佚
胡氏憲論語會義

閻書憲字原仲從從父安國學旣而學易於涪陵譙定力田賣藥以養其親從游者日衆號籍溪先生被召賜進士出身終祕書正字卒謚簡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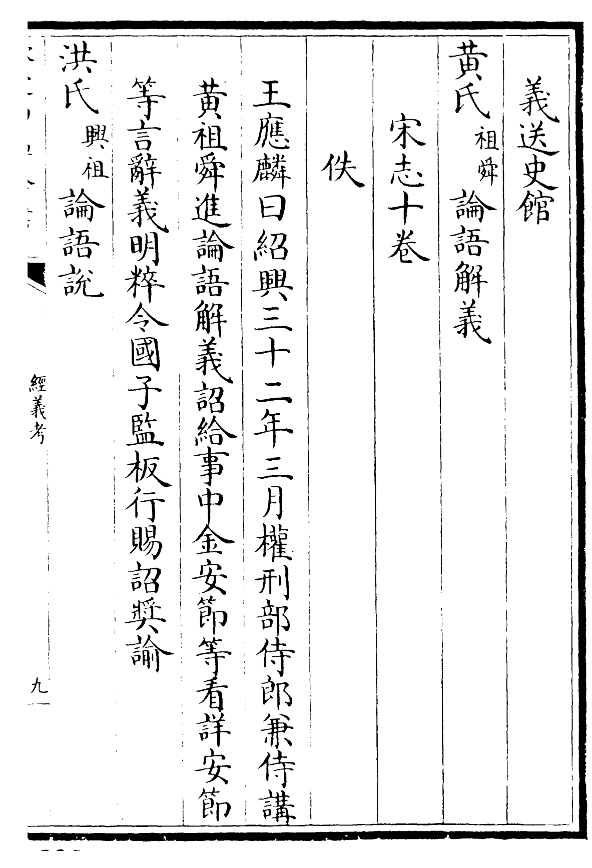
鄭氏耕老論語訓釋

佚

王氏賓論語口義

佚

王應麟曰紹興十三年正月王普進父賓講論語口



義送史館

黄氏祖舜論語解義

宋志十卷

佚

王應麟曰紹興三十二年三月權刑部侍郎兼侍講黄祖舜進論語解義詔給事中金安節等看詳安節等言辭義明粹令國子監板行賜詔奬諭

洪氏興祖論語説

宋志十卷

佚

中興藝文志其說多可采謂此書始於不愠終於知命蓋君子儒

畢氏良史論語探古

通志二十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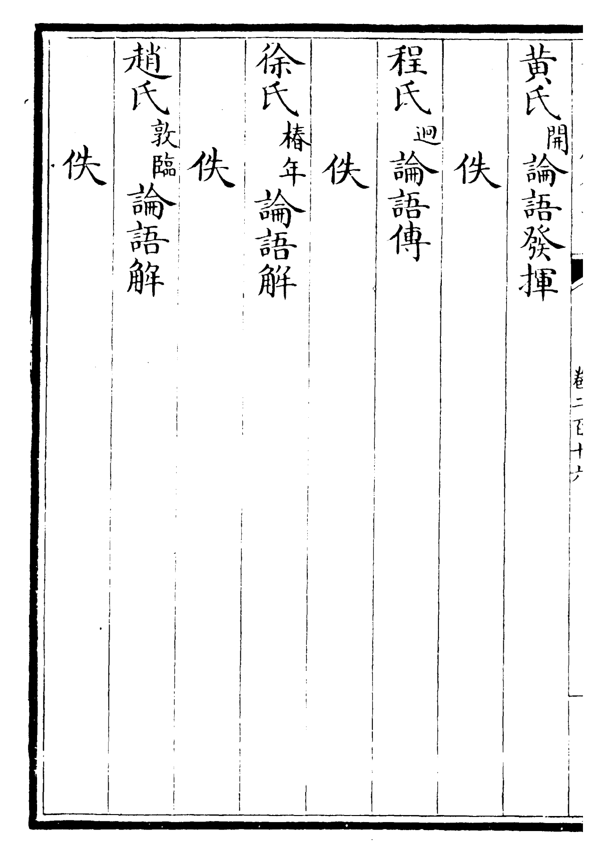
楊萬里曰畢敷文少董紹興初陷金居汴閉戶著春

秋正辭論語探古書有宋城哲夫李師魏良執經師之好事者寫為繙經闕圖繪少董坐榻上兩生執卷而前有二女奴各有所執而阿冬者坐其間少董之季子也女奴之髽者孫壽冠者馬惠真

蔺氏敏修論語解

佚

曹學佺曰敏修龍游人紹興中進士官至朝奉郎著論語解時號中闕先生


黃氏開論語發揮

佚

程氏迥論語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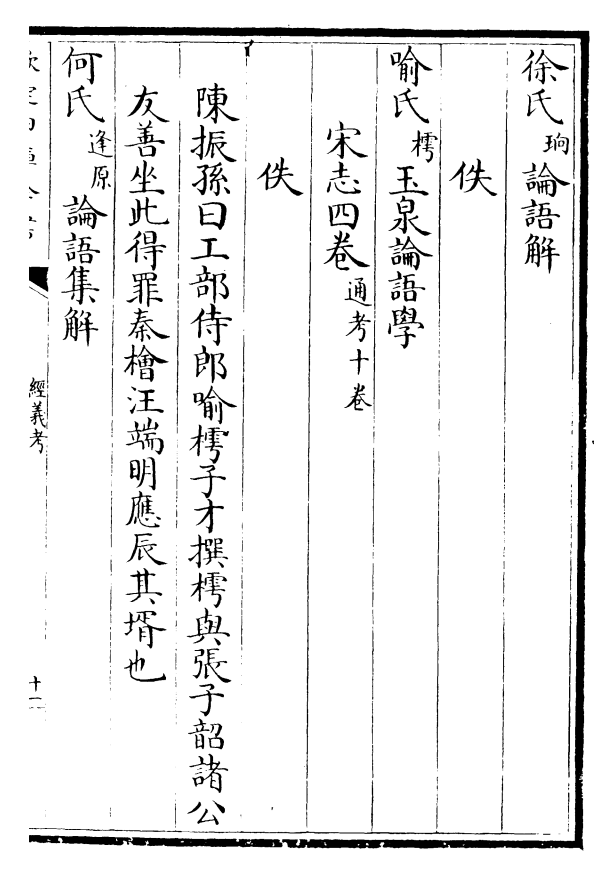
佚

徐氏椿年論語解

佚

趙氏敦臨論語解

佚



徐氏珣論語解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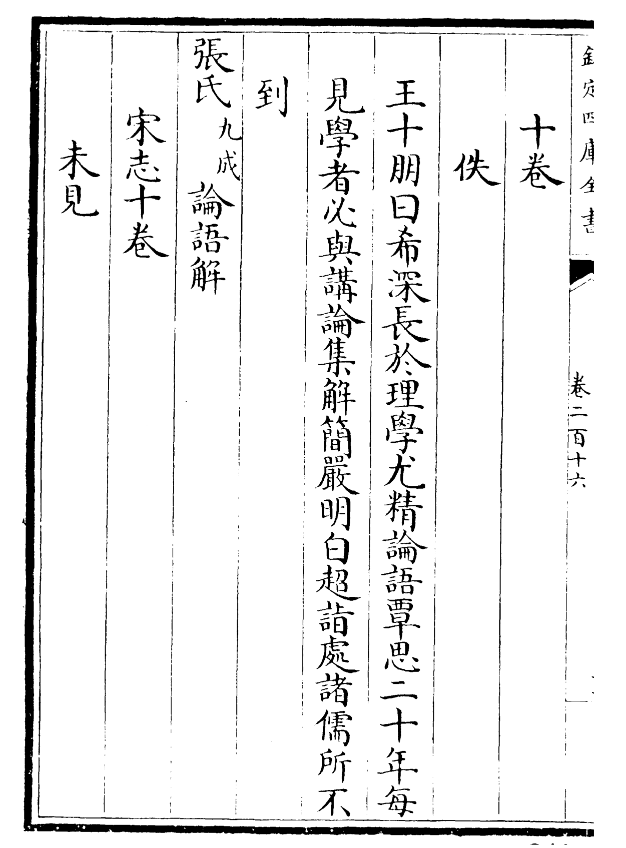
喻氏樗玉泉論語學

宋志四卷通考十卷

佚

陳振孫曰工部侍郎喻樗子才撰樗與張子韶諸公友善坐此得罪秦檜汪端明應辰其壻也

何氏逢原論語集解



十卷

佚

王十朋曰希深長於理學尤精論語覃思二十年每見學者必與講論集解簡嚴明白超詣處諸儒所不到

張氏九成論語解

宋志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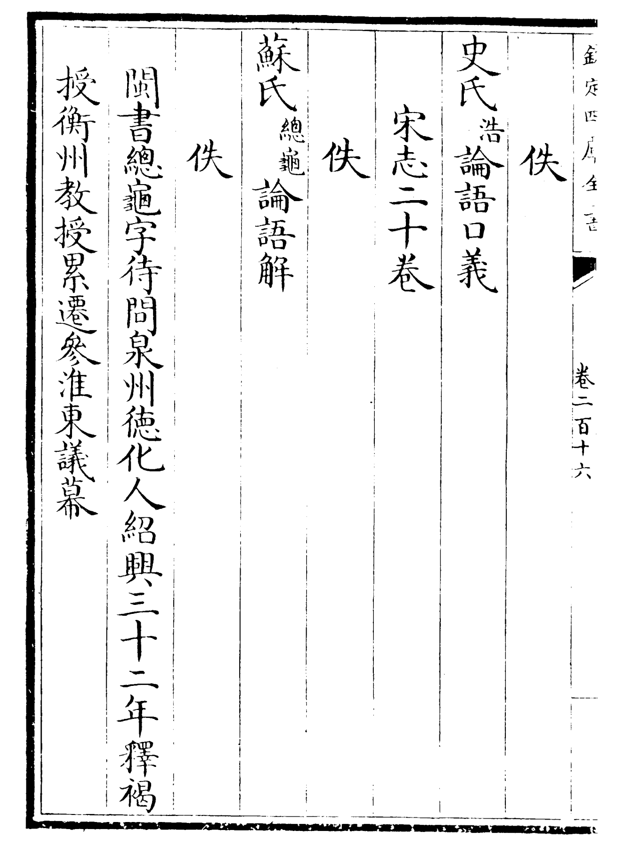
未見

周必大曰淳熙九年正月御筆問張氏論孟傳是誰作論議如何必大回奏曰此是張九成撰議論明白而以洛中程氏為主

周煇曰張无垢甥于䅣衷集語録十二卷其間論語絶句讀者疑焉葢公自有論語解亦何假此發明與義嘗叩公門人郎疁疁云此非公之文也

謝氏諤論語解

二十卷



佚

史氏浩論語口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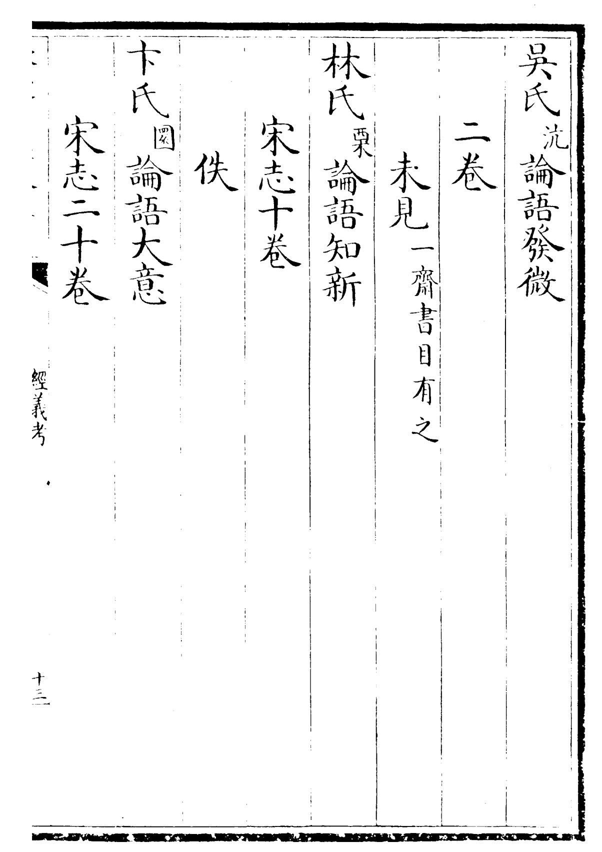
宋志二十卷

佚

蘇氏總龜論語解

佚

閩書總龜字待問泉州德化人紹興三十二年釋褐授衡州教授累遷參淮東議幕



吳氏沆論語發微

二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之

林氏栗論語知新

宋志十卷

佚

卞氏圜論語大意

宋志二十卷

未見

陳振孫曰海陵卞圜撰

寧波府志卞圜字子車象山人紹興三十年進士第

授揚州倅

都穆曰予家舊藏論語大意及孟子大意兩書皆宋

刻本而無著書人名嘗觀文獻通考以二書為卞圜

撰亦不書其鄉郡其後見劉禹錫嘉話有圜跋語始

知圜為宋海陵人海陵即今之泰州予友儲都憲静

夫欲修州志會間予以圜語之儲君愕然曰吾用心
志事而不知此人修志非君不能益我惜儲君已歿
志竟不成念之未甞不太息也

葉氏隆古論語解義

宋志十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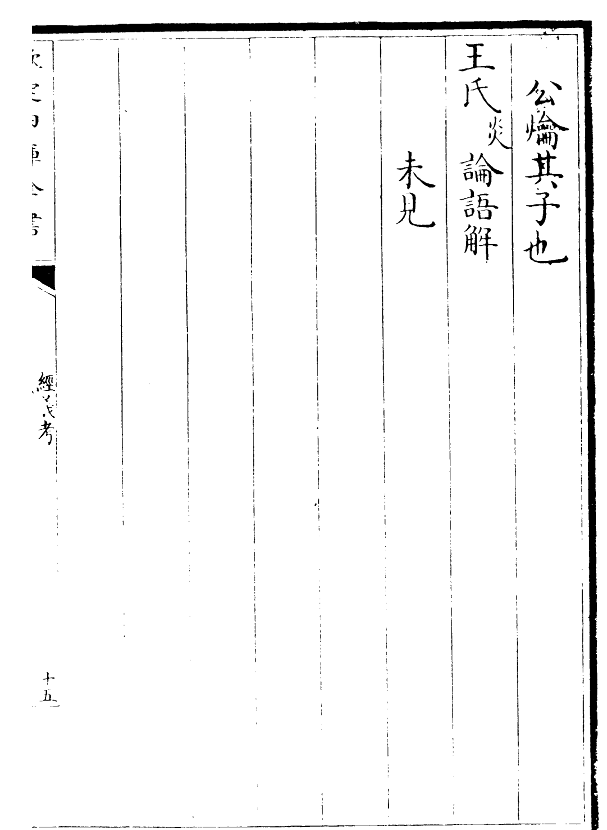
胡寅跋曰學者得一官皇皇於進取若不及忽焉老
死莫知自憐滔滔皆是也超然年將六十方且從事

於童習之書忘其饑寒之苦可不謂賢乎著書既難釋聖人之言尤非易要當多求博取以會至當驗之於心體之於事則考諸前言往行而不謬矣斯道也有志者歿身而後已超然其懋哉

劉氏懋論語訓解

佚

陸元輔曰懋字子勉建陽人從劉子翬胡憲學以文林郎奉祠以朝奉大夫致仕學者稱恒軒先生文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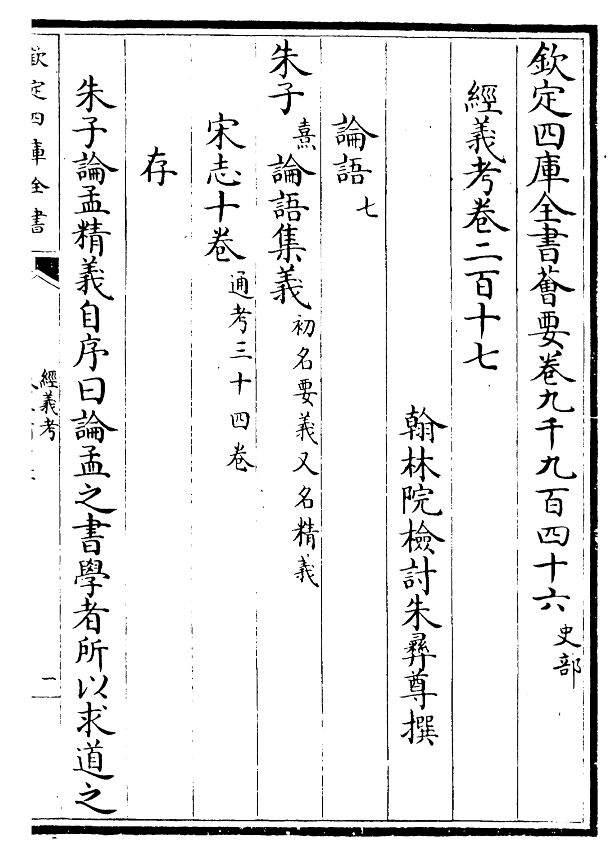


公𠆸其子也

王氏炎論語解

未見

經義考卷二百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四十六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十七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論語 七

朱子熹論語集義 初名要義又名精義

宋志十卷 通考三十四卷

存

朱子論孟精義自序曰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

至要古今之為說者葢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騖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駮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氏孟氏之心葢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

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疏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横渠張公若范氏二吕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説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隠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

人者類多體驗擴充之功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兹其所以奮乎百世絶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緒也與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為孔子之顏曽也今録其言非敢以為無少異夫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踈密毫釐之

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醨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

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耳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説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歸鄉之矣其為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采衆説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

又曰讀論語須將精義看

陳振孫曰朱子撰集二程張氏及范祖禹呂希哲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尹焞凡十有一家初名精義後刻於豫章郡學始名集義其所言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葢指張無垢也無垢與宋杲遊故云爾

王文貫曰晦庵讀書古今注解自音而訓自訓而義自一字而一句自一句而一章以至言外之意透徹

無礙瑩然在心如琉璃然方敢下筆一字未透即云

未詳

論語詳説 初名訓蒙口義

佚

真德秀後序曰建安太守三山陳侯既以武功戡寇

難又思以文教淑人心曰論語一書子朱子之所用

力而終其身者也其始有要義焉其次有集義焉又

其次則有詳説而以集注終焉今集注之書家傳人

誦若詳說則有問其名而勿思者矣聖人之道大矣善學如顏子且親得聖人而師之猶必仰鑽瞻忽久而未獲至於循循善誘之餘既竭吾才而後卓然有見於道之全體况今之人即書而求道其難於顏子又倍矣故雖以子朱子之學得之於天而其進也亦必以漸蓋沈潛玩索不知老之將至廼乎集注之出然後集其成而無憾學者可不徧考之乎嬔之於玉集注其圭璧𡚁瓚也人見其溫潤縝栗無少瑕點以

為出於天成而不知追琢磨治之功非一朝夕積也故此書之視集注章句詳略往往弗同而於先儒之說去取亦或小異昔若乎而詳今若乎而略昔奚為而取今奚為而去斟酌權量之微範鎔點化之妙蓋不待從游於考亭雲谷之間而言論風旨若親承面命矣是非求道之至要邪故予欲學者以集注為之本而參之以此書觀子朱子之所得月異而歲不同庶乎知聖賢之旨為無窮而問學之功不可以已也

既以鏤諸梓而俾某述其所以然是用筆之篇末

按是序又載劉爚雲莊集

袁桷曰文公之教於家也謂集義之作義理詳而訓詁略別為一書曰訓蒙口義今此書不存

論語集注

宋志十卷

存

朱子自述曰集注乃集義之精髓　又曰集注後來

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相應又無工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只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通處參考集注更自思索為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為是也　又曰集注葢熹十年前本為朋友間傳去鄉人遂不告而刋及知覺則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其間多有未穏

闕二字　曰集注發明程子之說或足其所未盡或補其所未完或白其所未瑩或貫其所未一其實不離乎

程說之中必如是而後有功於程子未可以優劣較之

黃榦曰朱子集注於一字未安一語未順覃思靜慮更易不置或一二日而未已用心如此學者顧以易心讀之安能識聖賢之意哉

陳淳曰集注遍閱諸家說雖一字一句皆為抄掇旋加磨刮翦繁趨約不啻數百過　又曰學者須專事集注為標準復讀饜飫胸中已有定見然後參以集

義方識諸家是非得失始知集注明潔親切辭約而理富義精而味長信為萬世不刊之書

陳振孫曰集注大略本程氏學通取注疏古今諸儒之說間復斷以己意晦庵先生平生講解此為第一所謂毫髮無遺憾者矣

魏了翁朱氏語孟集注序曰王師北伐之歲予請郡以歸輔漢卿廣以語孟集注為贈曰此先生晚年所授也謹拜而受之較以閩浙間書肆所刊則十已易

其二三趙忠定公帥蜀日成都所刋則十易六七矣前輩講學工夫皆於躬行日用間真實體驗以自明厥徳非以資口筆也故歴年久閲天下之義理多則知行互發日造平實語若近而指益遠余慕之累歳每讀輒異他日故不敢祕其本以均淑同志之士云子在曰集注於正文之下止解説字訓文義與聖經正意如諸家之説有切當明白者即引用而不沒其姓名如學而首章先尹氏而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

觧下來非有高下去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外之意而於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畧去或通論一章之意反覆其說切要而不可不知也

黄震曰南軒論語多是統說大體又多於本意上生新意晦庵則分文釋句只依本意而使學者自得之

又曰晦庵集注論語祖詁訓明字義使本文坦然易知而後擇先儒議論之精者一二語附之以發其指要諸說不同恐疑誤後學又為或問以辨之近世闢

晦庵字義者固不屑事此其尊而慕之者又爭欲以著解名家浩浩長篇多自為之辭於經漸相遠甚者或鑿為新奇反欲求勝豈理固無窮邪

論語或問

宋志二十卷

存

陳淳曰論孟須以集注為正如或問後來置之不修未得為成書今細觀之時覺有枯燥處亦多有不穩

處亦多有失之太甚處比之大學中庸或問之書大不同若姑借之以參訂集注之所未詳則可矣未可全案之以為定論也

陳振孫曰朱子撰集注既成復論次其取舍之所以然别為一書而篇首述二書綱領與讀者之要法其與集注實相表裏學者所當並觀也

王應麟曰文公初編次集義輯二程之說又取張范二呂謝游楊侯尹氏九家初名要義改名精義最後

名曰集義三十四卷又本注疏參以釋文會諸老先生之說間附以聞於師友得之心思者為詳說舊云訓蒙口義者也既而約其精粹為集注十卷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為或問十卷其後集注删改日以精密而或問不復釐正故其去取間有不同者

黄氏幹論語注義問答通釋

宋志十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之

陳振孫曰其書兼載或問發明婦翁未盡之意

趙希弁曰右勉齋黄先生幹通釋晦庵先生集注或問之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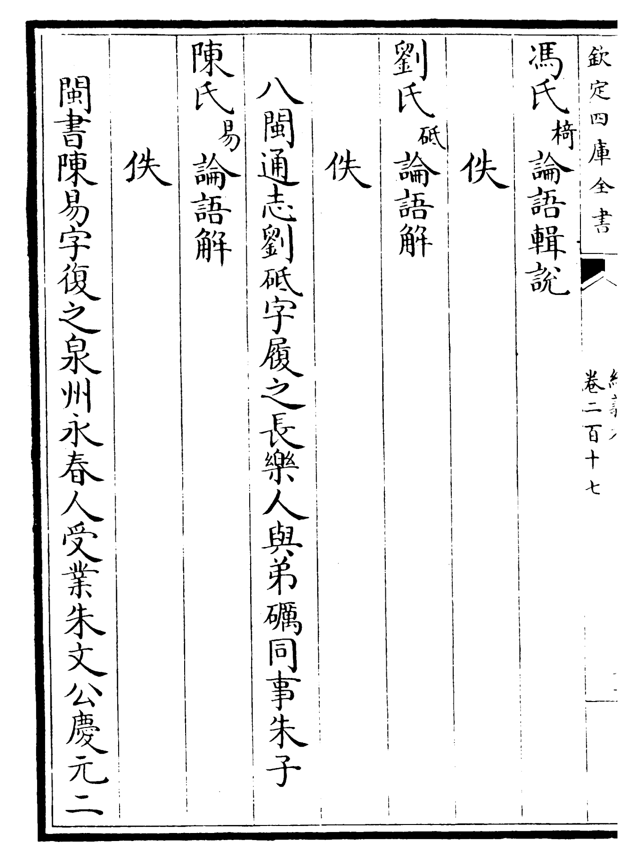
魏了翁序通釋曰勉齋黄直卿合朱文公三書為論語通釋吾友復齋陳師究叙所以作張敏則刻之潭之湘鄉之連谿子首從蕭定夫得善本以歸里趙心傳請刻諸梓以幸惠學士而屬予申其義嗚呼是書之有傳士得之以增益智慮而益邵所學士之幸也

論説之益廣士竊之以紿取利祿而罔聞於行予之憂也嗚呼學者其亦知所擇哉

輔氏廣論語答問

未見

袁桷曰輔公此書直彰其義行者隱之幽者暢之文理炳著不別為標的以盡事師之道微文小義簡焉以釋經為急其子季章舊刻之武岡兵禍散佚其從孫政與其子華亭丞友仁復刻於家塾



馮氏椅論語輯說

佚

劉氏砥論語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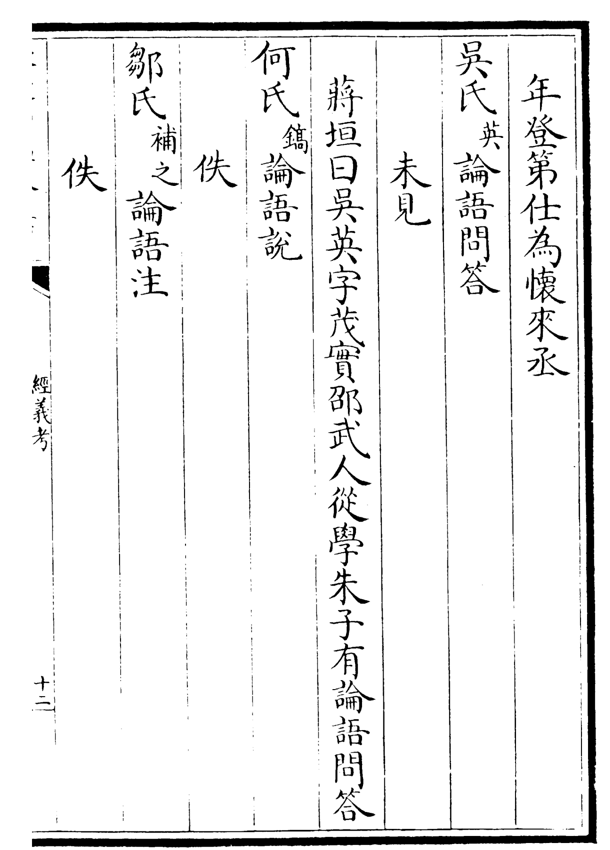
佚

八閩通志劉砥字履之長樂人與弟礪同事朱子

陳氏易論語解

佚

閩書陳易字復之泉州永春人受業朱文公慶元二



年登第仕為懐來丞

吴氏英論語問答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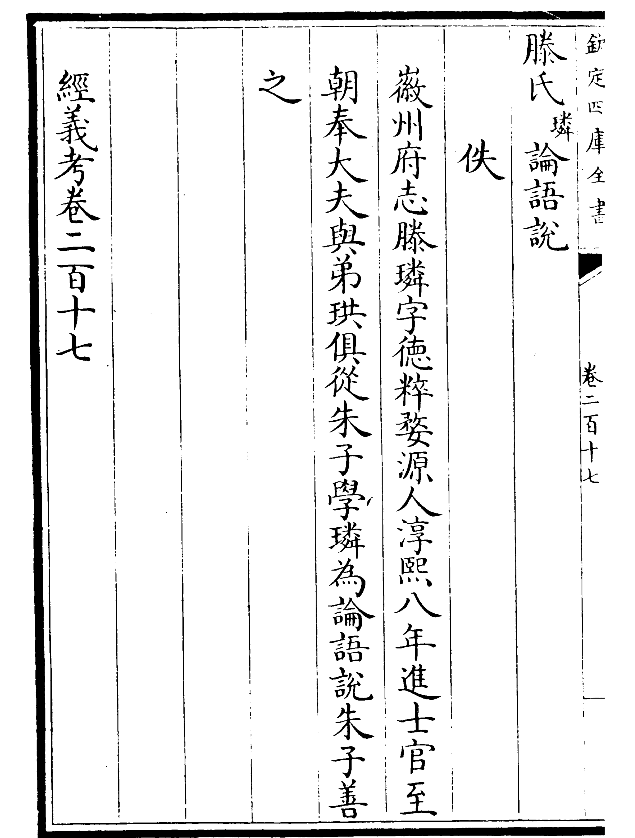
蔣垣曰吴英字茂實邵武人從學朱子有論語問答

何氏鎬論語説

佚

鄒氏補之論語注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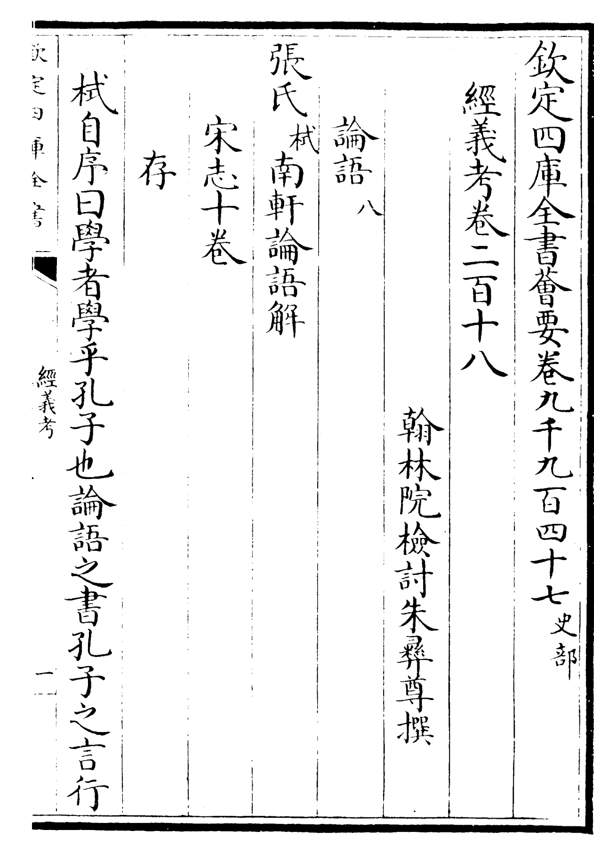


滕氏璘論語說

佚

徽州府志滕璘字德粹婺源人淳熙八年進士官至朝奉大夫與弟珙俱從朱子學璘為論語說朱子善之

經義考卷二百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四十七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十八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論語 八

張氏 栻 南軒論語解

宋志十卷

存

栻自序曰學者學乎孔子也論語之書孔子之言行

莫詳焉所當終身盡心者宜莫先乎此也聖人之道至矣而其所以教人者大略則亦可睹焉葢自始學則教之以為弟為子之職其品章條貫不過於聲氣容色之間灑掃應對進退之事此雖為人事之始然所謂天道之至賾者初亦不外乎是聖人無隱乎爾也故自始學則有致知力行之地而極其終則有非思勉之所能及者亦貴乎行著習察盡其道而已矣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

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秦漢以來學者失其傳其間雖或有志於力行而其
知不明擿埴索塗莫適所依以卒背於中庸本朝河
南君子始以窮理居敬之方開示學者使之於致知
力行有所循守以入堯舜之道然近歲以來學者又
失其旨汲汲求所謂知而於躬行則忽焉本之不立
故其所知特出於臆度之見而無以有諸躬識者葢
憂之此特未知二者互相發之故也孔子曰學而不

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歴考聖賢之意盖欲使學者於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甞在先而行未甞不隨之也知有精麤必由麤以至精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内外交正本末不遺條理如此而後可以言無弊然則聲氣容色之間灑掃應對進退之事乃致知力行之原也其可舍是而他求乎顧栻何足以與聞斯道輒因河南餘論推以已見輯論語說𦘕同

志者切磋之資而又以序冠於篇首焉

薛氏季宣論語少學

宋志二卷

佚

季宣自序曰推步占天未足與言天道之至緡絲測海未足與窺溟海之深膚見謏聞以求聖人之言我知其無以議為也然則聖人之道其終不可學邪曰無句求之則得不求則不得也自明其德道積於厥

躬誠以思之睿以通之問學以參之神而明之天之高地之厚鬼神之盛遂古方來之遠將無所藏其用聖人之道其無以外此夫曾侯得之喬梓而周公識其見賢曾蒧鼓瑟詠雩而仲尼與之言志聖人之學果可以意知而事得乎走於論語之書願學焉而終身者也謂其旁通倫類細論幽眇就之而不見挹之而愈深雖一本諸人情曾非力行可到嘗朝而誦莫而思忘寢食而求但見其源源而泉混混而淵灝灝

而天進於前無以從而後取諸右無以逢其左泯泯默默而未得以臻其極也卷之有以自樂行之足以追時走於夫子之言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矣強筆少學識之於書庶乎他日見之有以知其不足庆之斯改得之斯尚天未喪道或將可質諸聖人之門也曰以此明孔氏之言則庸敢不知量

佚

論語直解 王瓚温州志作約

季宣自序曰巧匠不世出其法具乎規矩繩墨聖人不世作其言在乎禮易詩書然則禮易詩書與夫規矩繩墨往之所以貽後今之所以求古也即規矩繩墨以為圓方雖非巧匠而巧匠之制作於此乎在由禮易詩書以趨禮義雖非聖人而聖人之精誠備於吾身學者為道而舍經猶工人而去其規墨也雖有工垂之指其能制器乎孔子聖之至也顥乎其渾邈乎其宏其靜也坤其動也乾道貫古今而體之以虛

神偕造化而終之以愚望之平平即之峩峩寂如其若忘歸如其若存挹而愈沖撓而愈清觀其行則不過乎物察其言則適當人心無色無形既高且明無墉無隍肅肅茫茫止止而安安者歟盡性而參天者歟贊焉以辭猶日而裨螢爨之衰死均無事焉適亡其所存而已自伏羲以至文公其時亨其政行其言事具乎禮易詩書曰闇而弗明得孔子而彌章非聖人無以知聖人固莫知孰賢傳是道以貽將來斯其

為集大成孔氏有春秋孝經通禮易詩書曰經其弟子門人又雜記其難疑答問之言別為論語一書參乎六經之間六經固妙且玄必論語而後行論語之於六經其道學之中和大易之乾坤乎元龜無窮指南諸儒性命仁義之淵源諸子百家之蹊途覆載而叢薄之宜莫此其究且詳也傳記稱孔子之言衆矣卒多踳駮不疑乎貞其周而曲當觸而咸獲純而靡類約而兼該者宜莫前乎論語之書後之學孔子者

將折中夫六經之奥返求其性命之正者舍論語其何稽乎先儒之傳此書行乎今者多矣如川瀆之容流各極其量而莫不有合焉其於滄溟也不亦微哉走誠庸愚學而未能有得願法孔子其素心也研窮此書久矣訖未知其趨嚮自求諸己以求合於前言譬諸蟻之緣嵩烏之冲霄不至必也亦惟其力行之又何憚夫穹崇也敢自信其所自知筆而釋其句讀名直解示無曲説者焉不事辭文貴全旨要分章無

取為其失於本真匪敢言傳述逝將終身於此庶幾明徳之見有補不逮云

沈氏文炳論語解

佚

周必大序曰揚子曰聖人之言逺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易更三聖詩書禮樂春秋皆删定筆削於孔子之手此聖言也孟荀揚韓發明經訓羽翼治道此賢言也兼是二者其惟論語乎葢齊家治國立身行道

夫子平居形諸言者如三辰著明有目咸睹莫知所以明如四時運行無物不遂莫知所以行非天乎門弟子或求益或質疑往往指事而請譬之山川有定體高深猶可度草木有定形名物或可辨非地乎是誠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襟學者如欲時習聖人之言舍此何以哉吳興沈文炳字堯夫家世儒者少有聲國學養親不仕惟留意於是書其子數抱遺編求予一言易不云乎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

知亦資道以盡吾之分而已其視作無益而攻異端者葢相萬也

胡氏公武論語集解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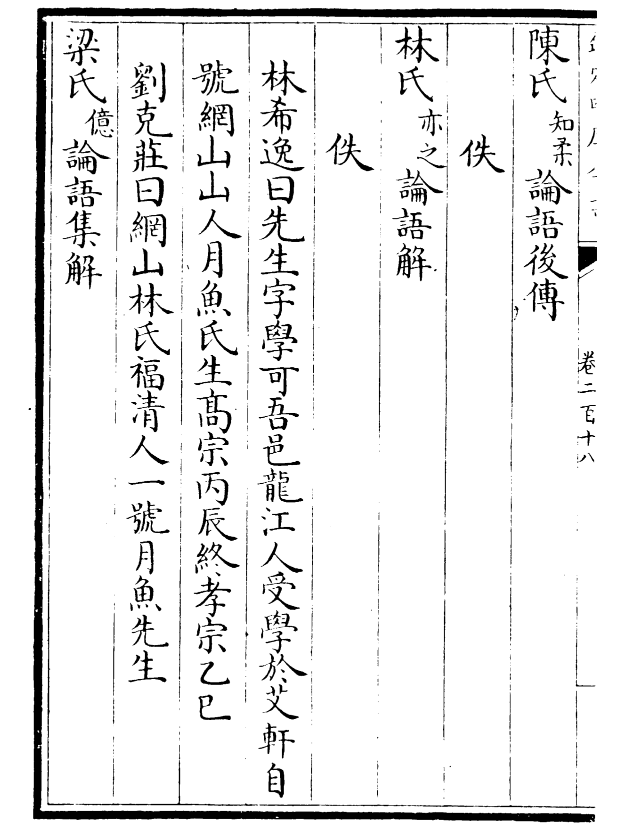
周必大序曰論語記夫子善言簡易明白而褒貶勸戒實同春秋羣弟子總而述之之時於稱謂尤有法凡門人問答率稱子若夫子及對諸國君臣則姓以別之如是者十八九獨季氏一篇皆切責冉求之言

每章必稱孔子無他絶之也此與春秋夷杞何異推類以求則行夏之時從周之文管仲之稱仁昭公之知禮筆削之微旨皆行乎其中矣學林胡英彦辨博該貫泛通六藝諸子百家之書而以論語為宗古今注解自漢賈生揚子晉何氏唐韓柳氏周熙時子本朝邢氏劉原父歐陽子司馬温公程正叔二蘇謝顯道數十家片言之相涉一説之可取如醫儲藥賈居貨惟患其不備所得既富則徐為折衷而以其先君

子隱居口講與夫從叔侍讀公新說繫之又爲叢書二卷掇拾遺餘集音二卷考證同異博觀約取期明道而後止謂余使序卷首余聞聖人之言若近而其旨甚遠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雖大賢有不能盡況後學乎自漢以來乃始擅專門之業黨同而伐異欲以一說盡聖人之蘊斯亦過矣惟胡氏世傳春秋學英彦尤致意焉是書也集諸儒之說而以道爲之權衡是非取舍不敢銖兩輕重其心間有

旨雖殊而理通亦並存不廢務使學者優柔而自求饜飫而自趨非深於春秋能如是乎其用心過漢儒遠矣余故樂為之書

楊萬里曰胡英彦諱公武澹庵先生猶子覃思經訓謂求聖道當自論語始取賈誼揚雄李翺等解為集注論語若干卷傅以新意自鄭康成王肅馬融之外史漢所引臣瓚顏祕書注闕文異義靡不畢萃成一家言今參政周公甚愛其書為之序



陳氏知柔論語後傳

佚

林氏亦之論語解

佚

林希逸曰先生字學可吾邑龍江人受學於艾軒自號網山山人月魚氏生高宗丙辰終孝宗乙巳

劉克莊曰網山林氏福清人一號月魚先生

梁氏億論語集解

佚

姓譜億字伯安晉江人克家子以父任補官累遷通判福州嘗著論語集解上之祕府進官一秩

諸葛氏說論語說

佚

李氏舜臣家塾編次論語

五卷

佚

沈氏大廉論語說

佚

繆泳曰大廉字元簡

丘氏義論語纂訓

一卷

佚

朱子序曰論語纂訓書無卷第合一篇凡古今論語訓義見録者十四家而大抵宗程子葢熹外兄丘子

野所述子野亦以意附見其是非取舍之說熹讀之其不合於聖人者寡矣因為之序論曰士生乎聖人既歿數千百歲之下而欲明聖人之心於數千百載之上推其立言垂訓之旨約其辭義於衆說淆亂之中以為一家之書而又欲其是非取舍不謬於聖人亦難矣葢聖人之書其為意微其為辭約苟不明乎其宗而識乎其本多見其以私見臆說亂之也昔之大儒其猶有不免乎此者況後世之紛紛乎此其所

以難也抑又有甚難者焉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其所以為甚難者也夫其所以難者如此所以為甚難者又如此則是書之作亦將以明乎其所難者求至乎其所甚難而已其可已乎故其求之能博取之能審推是言之其寡過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此之謂已如是則後聖人數千百歲而生而欲明其心於數千百歲之上無難矣夫學之所以盡其心如此又安有放其

邪心以窮乎外物之患哉其行之也不逺矣則其所以為甚難者又得而庶幾焉熹是以樂道之而為之序所以明子野之為是書其難如此而亦以著其從事於聖人者不易焉紹興三十二年十月

倪氏思論語義證

宋志二十卷

佚

章氏服論語解

三卷

佚

徐氏存論語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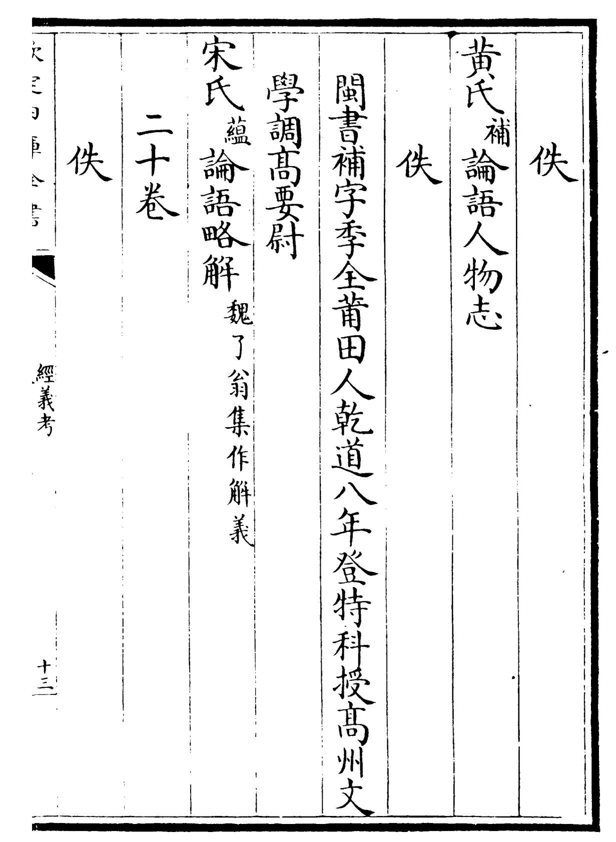
佚

高氏元之論語解

宋志一卷

佚

馬氏之純論語說



佚

黄氏補論語人物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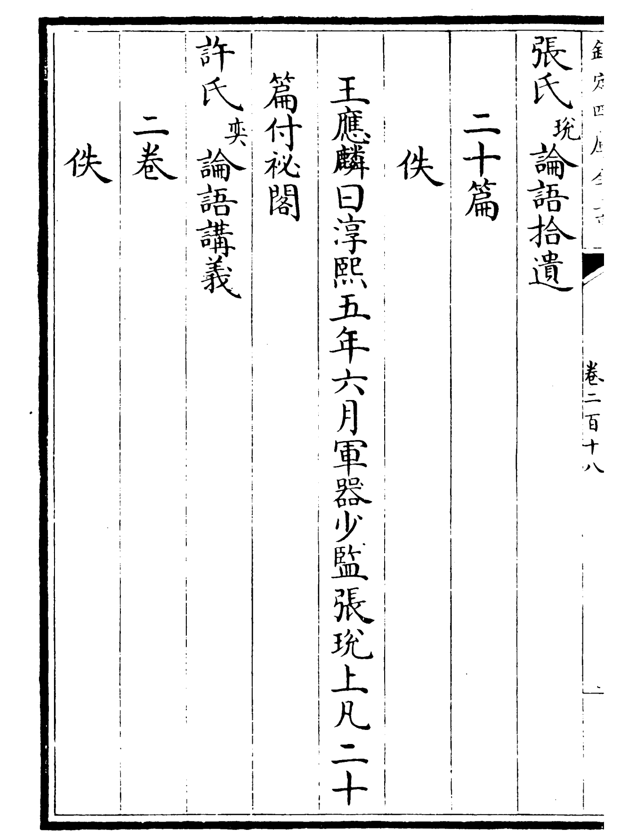
佚

閩書補字季全莆田人乾道八年登特科授高州文學調高要尉

宋氏蘊論語略解魏了翁集作解義

二十卷

佚



張氏琥論語拾遺

二十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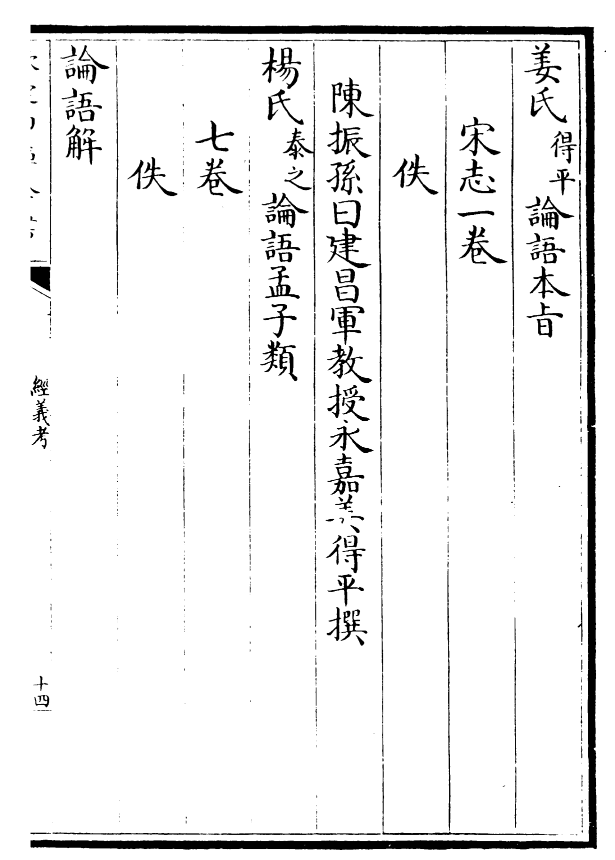
佚

王應麟曰淳熙五年六月軍器少監張琥上凡二十篇付祕閣

許氏奕論語講義

二卷

佚



姜氏得平論語本旨

宋志一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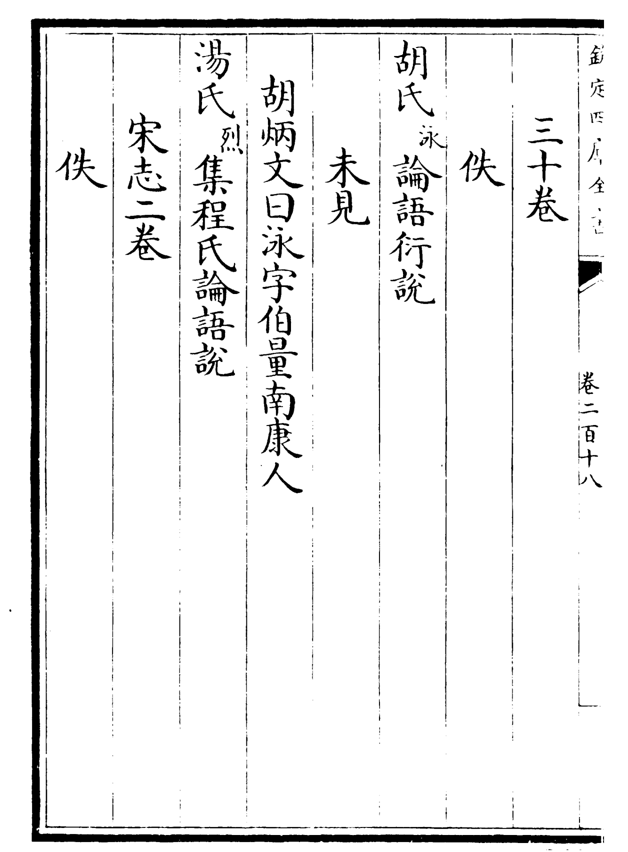
陳振孫曰建昌軍教授永嘉姜得平撰

楊氏泰之論語孟子類

七卷

佚

論語解



三十卷

佚

胡氏泳論語衍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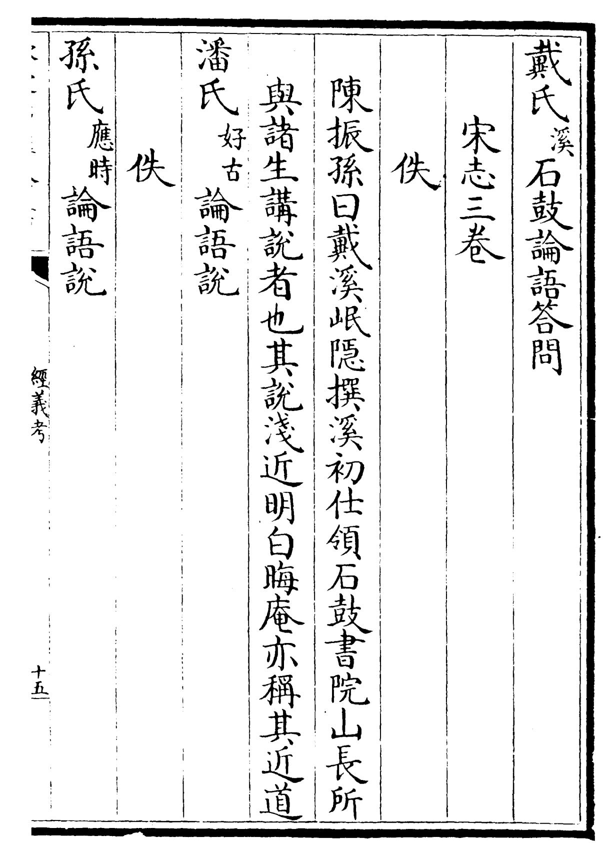
未見

胡炳文曰泳字伯量南康人

湯氏烈集程氏論語說

宋志二卷

佚



戴氏溪石鼓論語答問

宋志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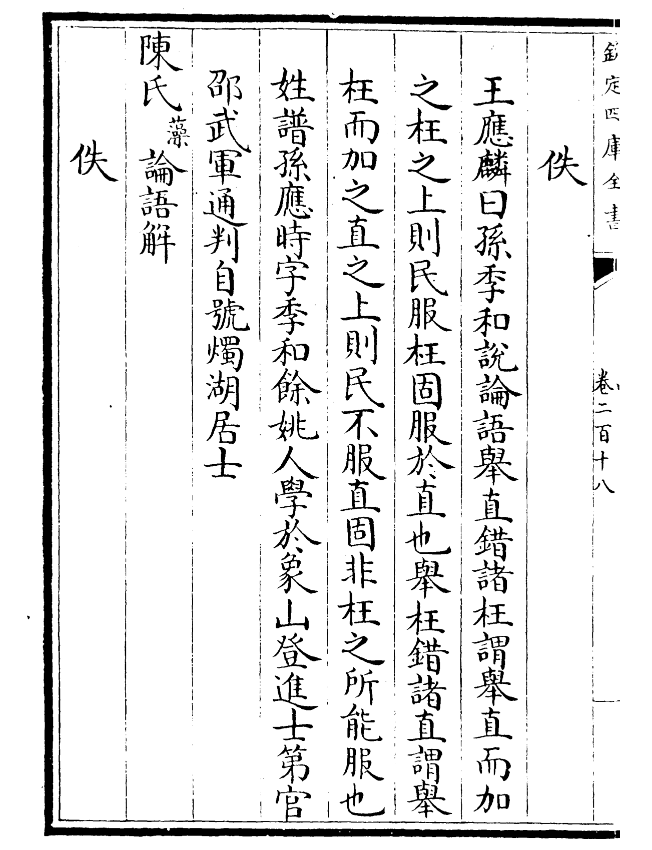
佚

陳振孫曰戴溪岷隱撰溪初仕領石鼓書院山長所與諸生講說者也其說淺近明白晦庵亦稱其近道

潘氏好古論語說

佚

孫氏應時論語說



佚

王應麟曰孫季和說論語舉直錯諸枉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錯諸直謂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

姓譜孫應時字季和餘姚人學於象山登進士第官邵武軍通判自號燭湖居士

陳氏藻論語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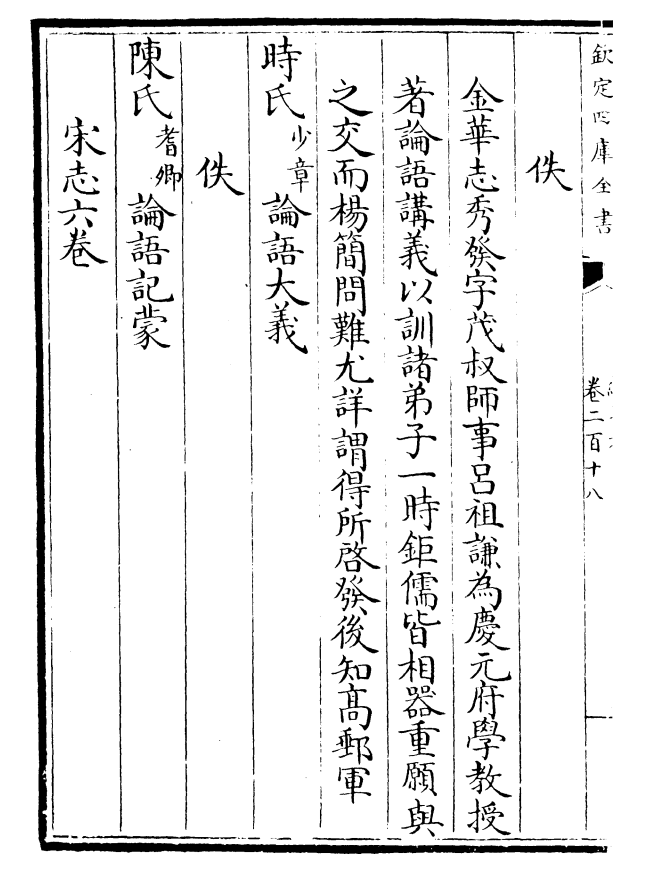
佚

劉克莊曰樂軒陳氏藻字元潔居福清縣之橫塘初
綱山師艾軒綱山之徒又推樂軒爲高弟開門授徒
不足自給至浮游江湖崎嶇嶺海歸買田數畝輒爲
人奪去士之窮無過於此矣而以樂自扁此固先生
所聞於師者與

王氏時會論語訓傳

佚

葉氏秀發論語講義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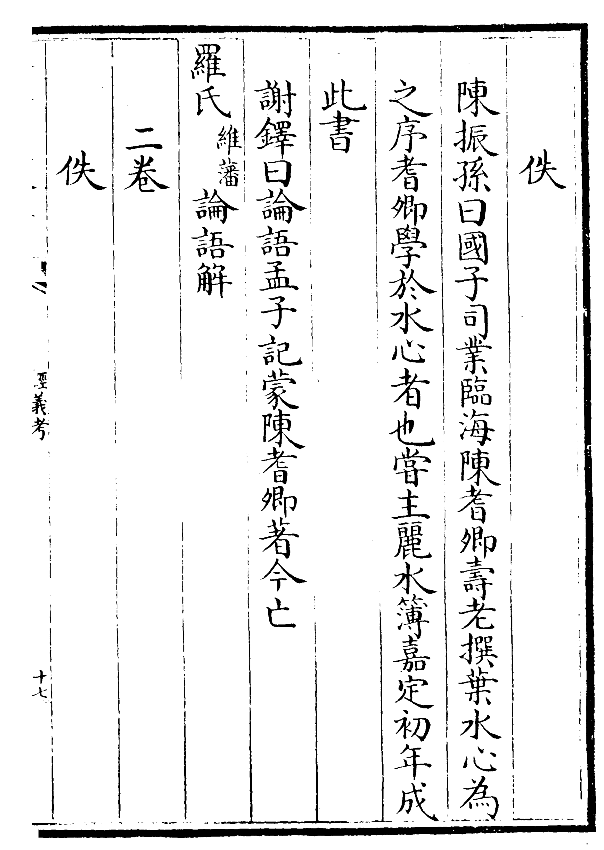
金華志秀發字茂叔師事呂祖謙為慶元府學教授著論語講義以訓諸弟子一時鉅儒皆相器重顧與之交而楊簡問難尤詳謂得所啓發後知高郵軍

時氏少章論語大義

佚

陳氏耆卿論語記蒙

宋志六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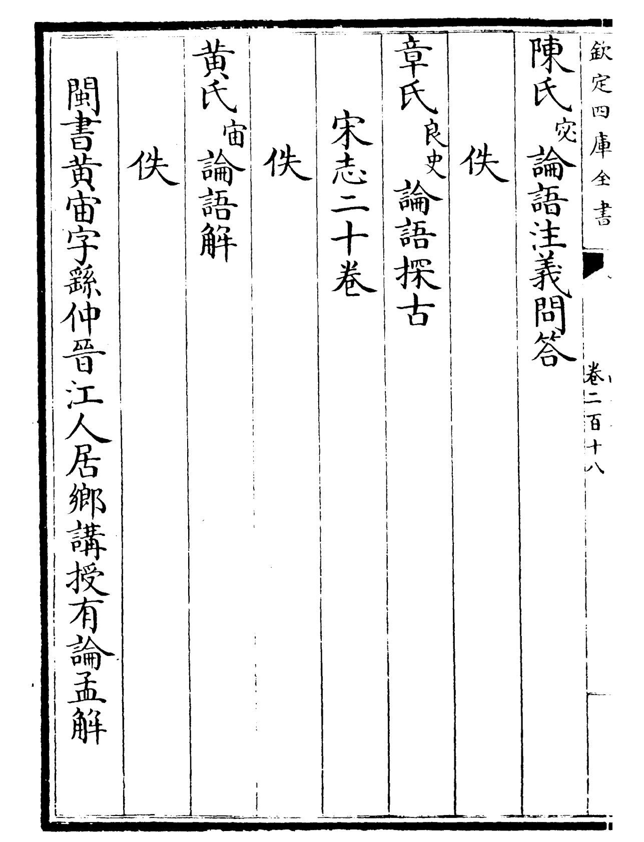
陳振孫曰國子司業臨海陳耆卿壽老撰葉水心為之序耆卿學於水心者也嘗主麗水簿嘉定初年成此書

謝鐸曰論語孟子記蒙陳耆卿著今亡

羅氏維藩論語解

二卷

佚



陳氏究論語注義問答

佚

章氏良史論語探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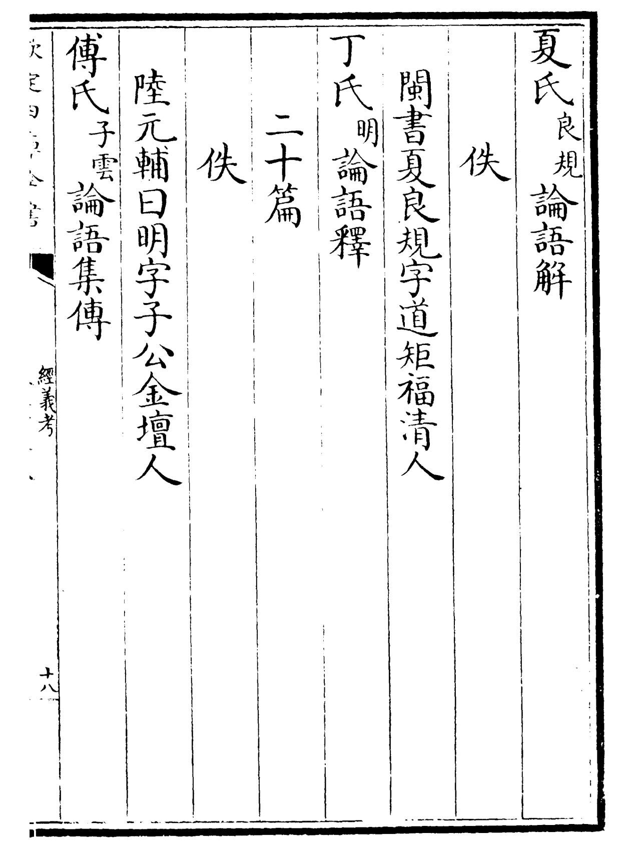
宋志二十卷

佚

黄氏宙論語解

佚

閩書黄宙字𦂳仲晉江人居鄉講授有論孟解



夏氏良規論語解

佚

閩書夏良規字道矩福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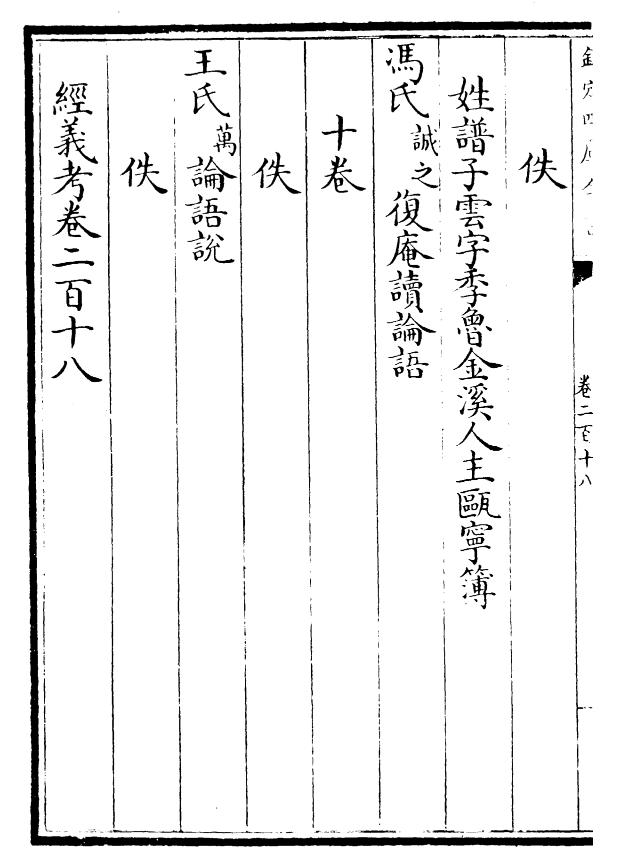
丁氏明論語釋

二十篇

佚

陸元輔曰明字子公金壇人

傅氏子雲論語集傳



佚

姓譜子雲字季魯金溪人主甌寧簿

馮氏誠之復庵讀論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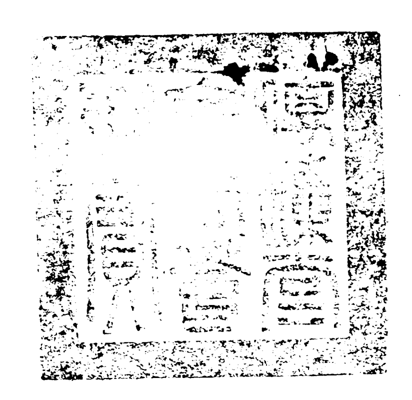
十卷

佚

王氏萬論語說

佚

經義考卷二百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朱恂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十九至二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四十八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十九

翰林院檢討朱彛尊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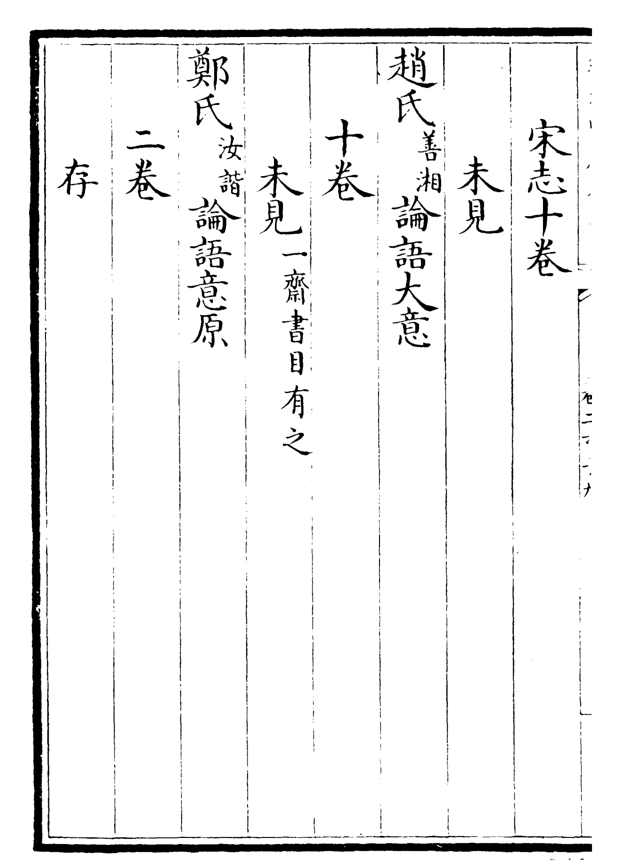
論語九

眞氏德秀論語集編

宋志十卷

存

魏氏了翁論語要義



宋志十卷

未見

趙氏善湘論語大意

十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之

鄭氏汝諧論語意原

二卷

存

汝諧自序曰或問鄭子曰論語之書釋者甚多子復為之說不亦贅乎予曰非贅也聖人之言溥博淵深非若諸子可俄而測度也漢唐以來鮮有識其旨者本朝二程横渠楊謝諸公互相發明然後此書之義顯謂諸公有功於此書則可謂此書之義備見於諸公之書則不可何者言有盡旨無窮譬之山海之藏隨取而獲取者雖夥未見能竭其藏也學者志於自得而已徒取信於他人之得不知反吾心以求其得

謂是口耳之學君子無取焉予於此書少而誦長而辨研精覃思以求其指歸積有年矣日進月化頗窺聖心之萬一既斷以己說復附以諸公之說理之所在不知其出於人也出於己也期歸於當而已雖然予豈敢自以為當哉尚賴同志者有以教之　又曰論語意原嘗鋟版於贛於洪始意欲以誘掖晚學失之太詳輒掇其簡要者復鋟版於池陽令之所見稍異於昔若得若失必有能辨之者

真德秀序曰東谷鄭公之學本於伊洛諸君子而沈潛玩繹必求至於深造自得之地易與論語皆其用力書也德秀於翼傳已序其篇末矣至讀意原則以其已意而逆聖人之志葢多得之於八佾篇謂其傷權臣之僭竊痛名分之紊亂大指與春秋相表裏於子賤章謂其為人沈厚簡默非魯多君子不能取其為君子於聞韶章謂以揖遜之樂作於僭竊之國聖人葢傷之於三仁章謂微子之去為去王朝而之國

非歸周也若是者不可殫書其言雖若異於先儒而未甞不合於義理之正有微顯闡幽之益而無厭常求異之過盖信乎其為自得也前輩問學之不苟如此可以為法矣

鄭如岡跋曰意原之作盖將發明先聖之奥旨而為學問有成者之助也先君留心於此殆將終身昔者甞鋟於章貢豫章晚歲由禁橐守池陽取二本而較之删潤殆居其半踐履益至議論益深乃知學問固

未始有止也如岡來閩歲餘思所以淑諸人謹取池陽本鋟木以廣其傳且求印可於先覺君子庶無負先君之素志

鄭陶孫跋曰曾大父東谷先生宋紹興初由江南西路提點刑獄遷轉運副使會帥府諸臺適皆闕官躬佩五司之印而總聽之曾不知其為煩劇也暇則詣學親為諸生講析疑義未幾被召取所著論語意原捐金畀學官鋟版以便學者之玩繹蓋豫章此書之

自始也後百十有八年陶孫叨忝勸學江右一日諸生有口講子在齊聞韶一章以為揖遜之樂作於僭竊之國宜夫子聞之而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坐人有咋咋責其叛於集註者以父師所傳授對葢意原之說然也因訪舊板存否則散軼久矣曾大父此書晚年更定尤簡而要曁由小宰出刺池陽日亦曾鋟板學官劫之亦不復存遂取家藏者以應諸生之求教授嚴陵姜材之願得重鋟以補其亡陶孫學業荒

陋無以私淑忝其祖甚於此何敢靳因念自晦庵先生集註之行於世學者往往不復求自得之學間有取集註以前先儒之說者輒加驚詫以為叛於考亭西山先生亦嘗追序意原矣西山豈叛考亭者哉理本無終窮學者尚不可以集註自畫況可謂集註之外可盡廢乎此非不肖孫之私心乃學者之通論也既增錄西山先生序文復綴數語卷末或者議其泥於家學陶孫則知過矣然亦天理人情之所在也

朱子曰贛州所刋論語觧乃是鄭舜舉侍郎者中間

略看亦有好處

孫氏繪拙齋論孟說

佚

䰠了翁序曰論孟之書自秦漢以來何啻千有餘家

或蒐輯文義或考質訓故或稽合同異或參訂舛訛

至於孟子之書則又有刺之删之疑之辨之常語以

闢之者是否淺深所未論大要各隨其仁知之見以

自靖自獻庶幾萬一補之焉耳至於二程先生者出始發明本學於道喪千載之餘而同時又有張范呂謝游楊侯尹諸君子相與左右助益之極乎近世胡張朱呂氏繼之而聖賢之心昭昭然揭日月於天下葢庶乎無復遺憾者矣今眉山孫繪子華乃始萃集衆善貫融異端而傳之以見將以效其自獻之區區嗚呼斯不亦可尚矣乎道之無窮而善之難擇也風氣之洮漓而習俗之卑下也人物之陵替而學術之

晻昧也有能從事於聖賢之事則無問其精麤得失皆足以扶世教而益我道也況其用力勤勤亦既有所發明矣乎子華卒其子蒙仲乞予言以冠篇嗚呼命之不融而子華止此也又不幸而予不得識其人與之上下其議以求為真是之歸也悲夫

陳氏孜論語發微

佚

真德秀序曰學者所習莫先於論語而讀論語者莫

先於知仁先儒有是言矣然嘗思之仁者夫子所罕言當時門人弟子有問仁者有問為仁者有問人之仁者大約纔十餘章而夫子所自言者亦復亡幾學者獨於是焉求之可乎曰不然夫子之所罕言者仁之體而已至若求仁之方為仁之要則舉凡二十篇之中莫非是也姑以首章言其論學也若無與乎仁然時習之說以熟乎仁而說也朋來之樂以輔乎仁而樂也至於不知而不慍則庶幾安乎仁矣其他所

論有即身而言者有即事而言者即身而言仁之成乎身者也即事而言仁之達乎事者也不特見於言者為然凡聖人之動容周旋皆仁之符也仕止久速皆仁之則也學者而有志於仁舍是將奚先哉東嘉陳君孜少而服膺晚益有見著為發微一編學者重之或謂此書之指自河南二先生以來闡幽析微亡復餘藴尚奚君之待邪是不然道之妙無窮而學者於道欲其自得諸老先生之於此書闡明之功可謂

至矣然其措意之精深立言之簡遠有非後學所可
遽窺者因其所巳發而推其所未發豈非後學之事
乎陳君此編大略不外乎河洛之傳而其間亦有所
自得者此其為可貴也然聖人之言窮而測之益深
益遠有志斯道者沒身而後可也陳君其尚懋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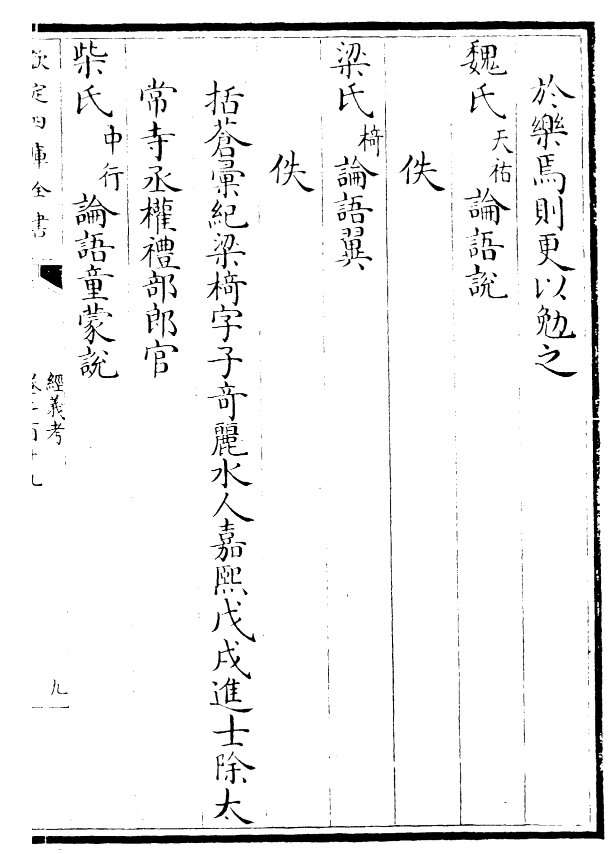
按是序又載劉壎雲莊集

趙氏爕論語說

一卷

佚

魏了翁跋曰自秦漢以後為語孟者何啻千有餘家稽合同異參訂舛訛亦云麤備極於二程先生以後聖賢之心葢已暴白庶幾無復餘憾矣廣漢趙君㝯一日以語說一篇示予為之喟然嘆曰聖人之道如彼衢尊之不禁有味之而知其旨樂焉而不厭者矣又有得其涓滴而知好之者有不知而唾棄勿顧者今趙君為之躊躇四顧葢亦知其可好者充之而至



於樂焉則更以勉之

魏氏天祐論語說

佚

梁氏椅論語翼

佚

括蒼彙紀梁椅字子奇麗水人嘉熙戊戌進士除太常寺丞權禮部郎官

柴氏中行論語童蒙說

佚

蔡氏元鼎論語講義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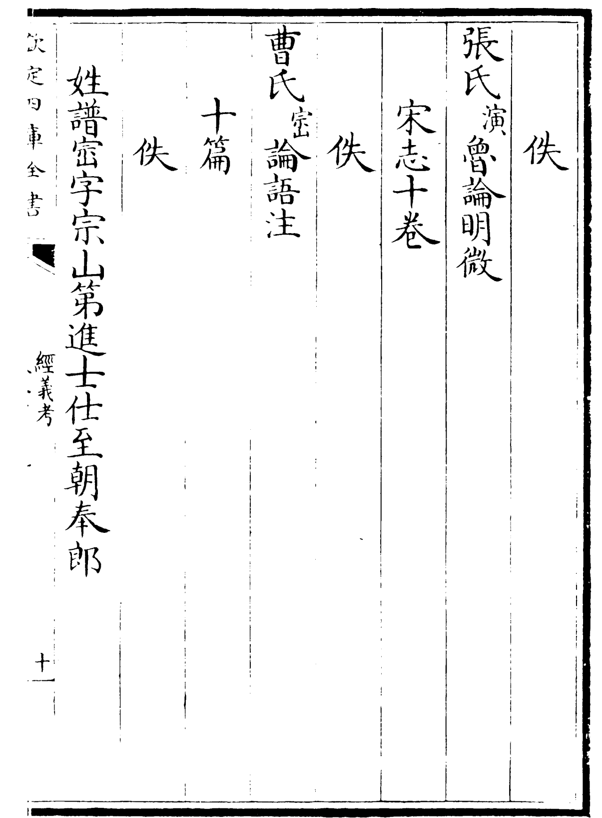
錢氏文子論語傳贊

宋志二十卷

佚

徐氏煥論語贅言

宋志二卷



佚

張氏演曾論明微

宋志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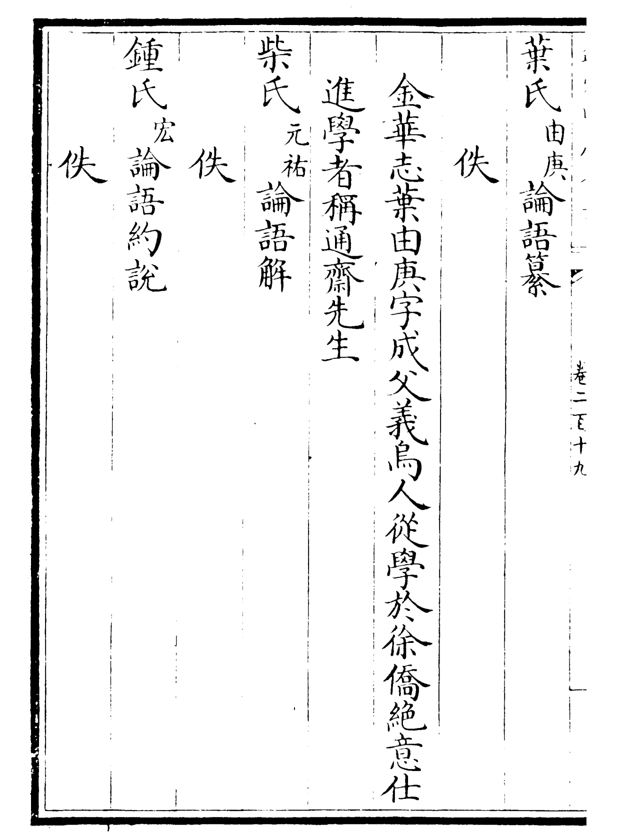
佚

曹氏宏論語注

十篇

佚

姓譜宏字宗山第進士仕至朝奉郎


葉氏由庚論語纂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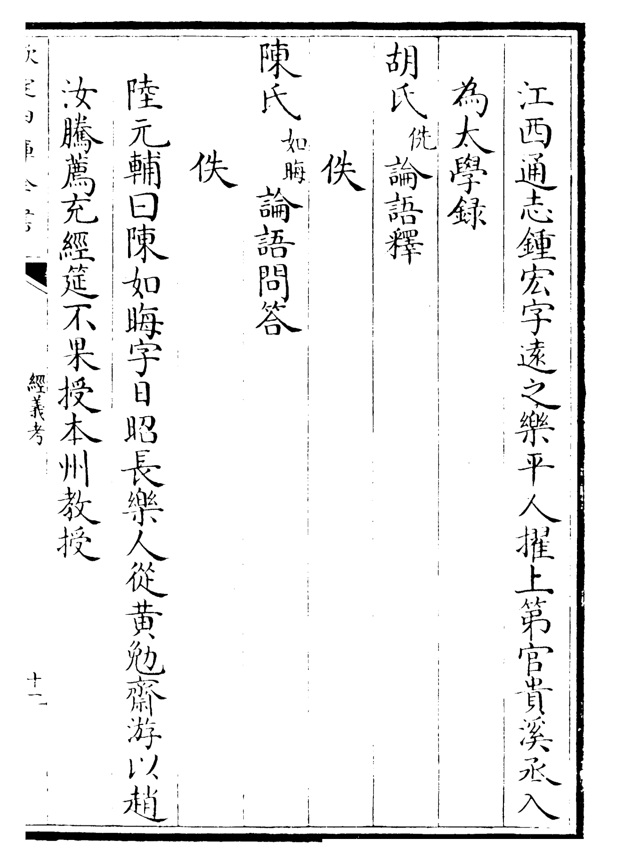
金華志葉由庚字成父義烏人從學於徐僑絶意仕進學者稱通齋先生

柴氏元祐論語解

佚

鍾氏宏論語約説

佚



江西通志鍾宏字逺之樂平人擢上第官貴溪丞入為太學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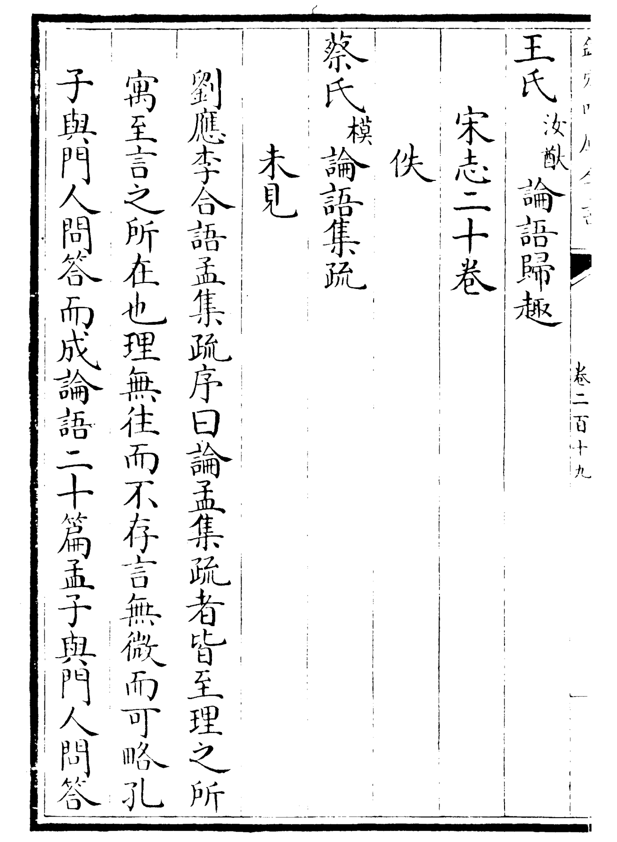
胡氏侁論語釋

佚

陳氏如晦論語問答

佚

陸元輔曰陳如晦字日昭長樂人從黄勉齋游以趙汝騰薦充經筵不果授本州教授



王氏汝猷論語歸趣

宋志二十卷

佚

蔡氏模論語集疏

未見

劉應李合語孟集疏序曰論孟集疏者皆至理之所寓至言之所在也理無往而不存言無微而可略孔子與門人問答而成論語二十篇孟子與門人問答

而成孟子七篇文公朱先生竭其精力而集注之其中有疑而未曉者後學不得不考究而詳釋之也覺軒先生諱模字仲覺為論孟集疏無非補文公之未完以成二書之大義若商高宗諒陰集注始曰未詳其義末年乃口授九峰以諒陰即梁闇則前所未詳者今得而詳矣舉此一端其餘可以類推矣則夫集疏之作所以有益於文公也有功於後學也先生之子公湛挈以示予拜而言曰先君作此集疏望予序

諸首以指南學者不亦美且大乎予徧讀之見其旨遠其義彰其立言富而贍其持論中而當其微顯闡幽合文體之宜非精深於學者莫能作也顧予小子弗克揄揚先生著述之盛而使四方有志為學之士得以共講明焉是亦不失作書之意也

孔氏元龍論語集説

佚

山東通志孔元龍字季凱孔子五十世孫從真徳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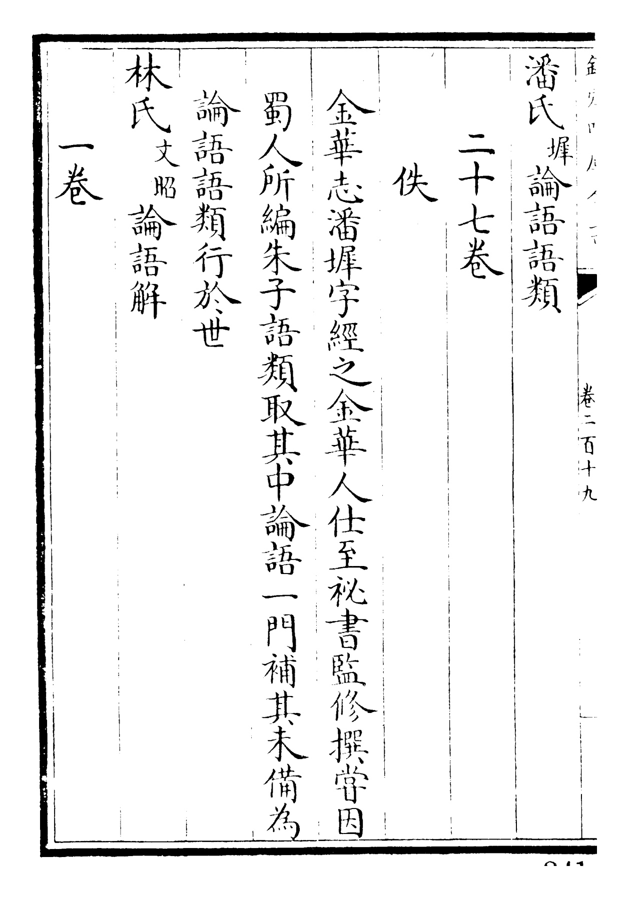
游仕餘干縣簿後為柯山精舍山長以宣教郎致仕

李氏用論語解

佚

陳璉表墓曰先生諱用字叔大李忠簡公昴英嘗以其著論語解進於朝授按書郎不就尋遷承務郎以旌其高理宗御書竹隱精舍賜之

廣東通志李用東莞人所著論語解究明伊洛奥旨以遡洙泗之源訓詁明白便於講誦學者傳習之



潘氏墀論語語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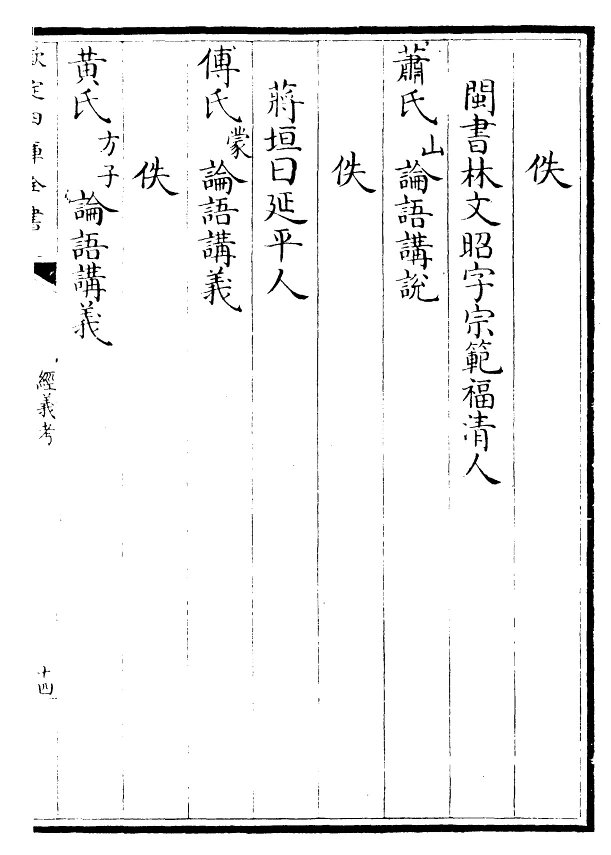
二十七卷

佚

金華志潘墀字經之金華人仕至祕書監修撰嘗因蜀人所編朱子語類取其中論語一門補其未備為論語語類行於世

林氏文昭論語解

一卷



閩書林文昭字宗範福清人

佚

蕭氏山論語講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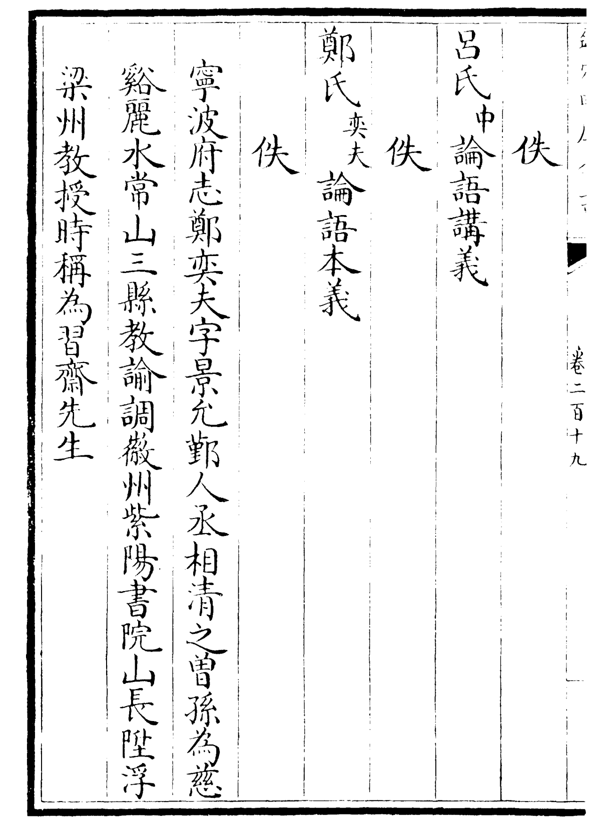
佚

蔣垣曰延平人

傅氏蒙論語講義

佚

黄氏方子論語講義



呂氏中論語講義

佚

鄭氏奕夫論語本義

佚

寧波府志鄭奕夫字景允鄞人丞相清之曾孫為慈谿麗水常山三縣教諭調徽州紫陽書院山長陞浮梁州教授時稱為習齋先生

蔡氏節論語集說

二十卷

存

節進表曰臣節言五月十一日具奏乞投進所編論語集說奉聖旨許令投進者伏以求知行之實誠莫切於魯論加講習之功端有裨於聖學喜數年之編集幸一旦之際逢竊惟洙泗垂訓之書莫非帝王傳道之要存心為大主敬以勝百邪克己實難為仁以

該衆善能博文而約禮復篤志而近思視明聽聰截然天理人欲之辨直舉枉錯判乎君子小人之分思君位之至艱畏天命之不易欲如北辰之衆共當正南面以篤恭權不至於下移禮樂征伐之自出俗必期於丕變德禮刑政之並行甞念四海之困窮用濟羣生於富庶寧菲衣而菲食庶足國以足民放鄭聲遠佞人邦政以立舉逸民繼絶世人心攸歸詳味聖言悉闓后德豈惟一王之程式抑亦百代之宏規玆

葢恭遇皇帝陛下性本生知學由時習洞明一貫之
旨深省四勿之幾伏願惟精惟一以執中克勤克儉
而無間體成湯之罪己簡在帝心法帝堯之則天大
兹君道臣干冒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所編到
論語集説二十卷繕寫成一十冊用黄羅夾複封全
謹隨表上進以聞臣節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淳
祐五年五月日朝散郎試太府卿兼樞密副都承旨
臣蔡節上表

姜文龍跋曰晦菴先生甞語門人曰看集注熟了更看集義方始無疑又曰不看集義終是不浹洽永嘉蔡先生集説之作自集義中來本之明道伊川二先生參以晦菴或問而於晦菴南軒先生尤得其骨髓葢南軒學於五峰先生又與晦菴相講磨故語説多親切是書也説雖博而所會者約文雖約而所該者博大有益於後學遂請刋於湖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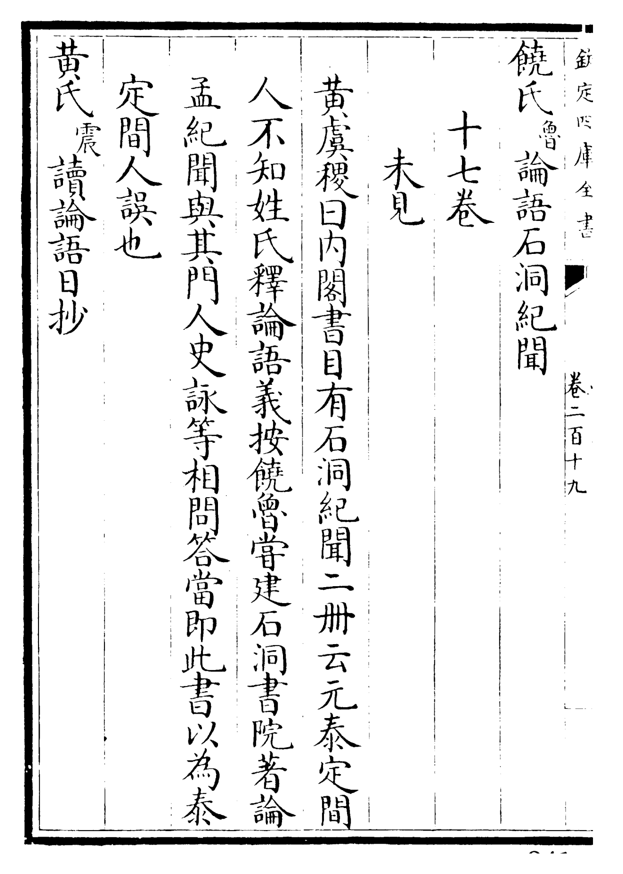
劉氏元剛論語演義

佚

李氏春叟論語傳說補

佚

廣東通志春叟字子先寶祐丙辰既中省試被黜以薦授惠州司戸遷肇慶府司理尋除德慶教授著論語傳說補大抵撮晦庵之要語為之家居以經學訓後生嶺海名士多出其門朝廷聞其名除軍器大監辭不就賜號梅外處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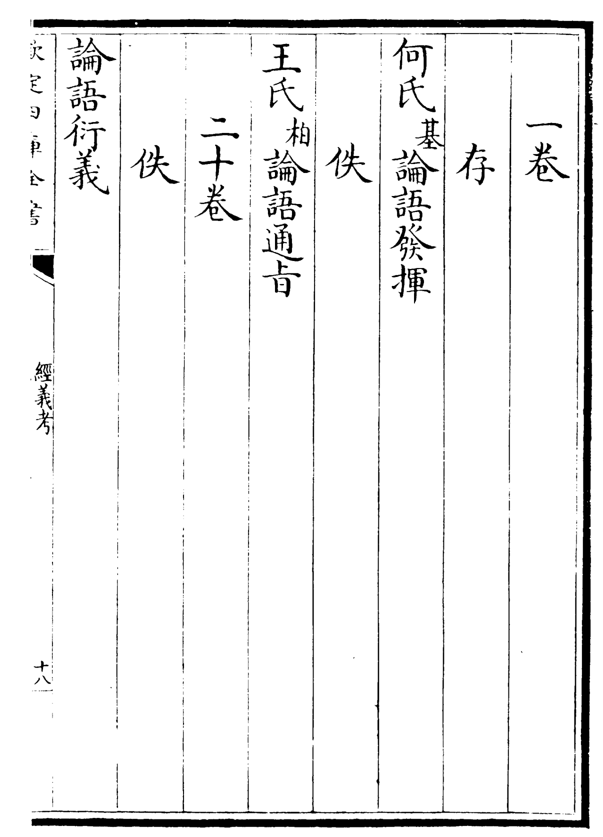
饒氏魯論語石洞紀聞

十七卷

未見

黄虞稷曰内閣書目有石洞紀聞二册云元泰定間人不知姓氏釋論語義按饒魯甞建石洞書院著論孟紀聞與其門人史詠等相問答當即此書以為泰定間人誤也

黄氏震讀論語日抄



一卷

存

何氏基論語發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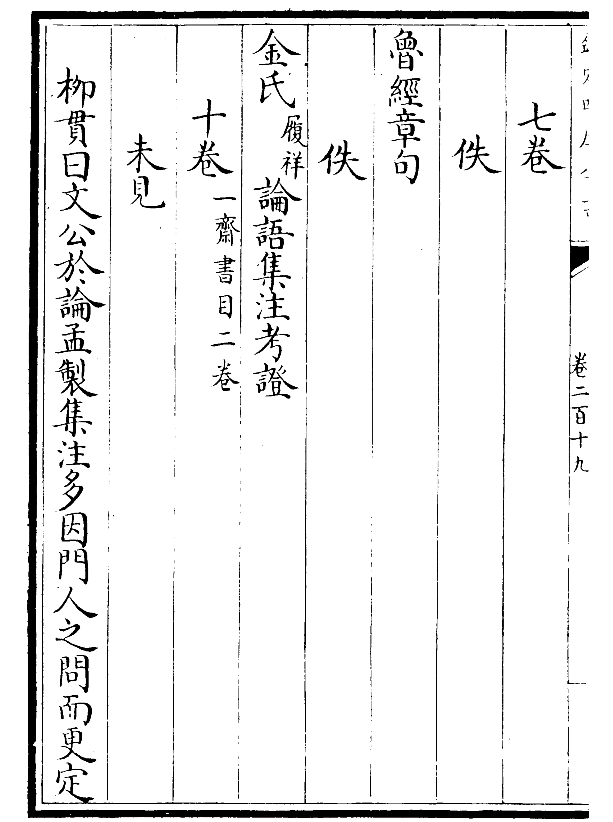
佚

王氏柏論語通旨

二十卷

佚

論語衍義



七卷

佚

曾經章句

佚

金氏履祥論語集注考證

十卷一齋書目二卷

未見

柳貫曰文公於論孟製集注多因門人之問而更定

之其間所不及者亦或未之備也而事物名數又以其非要而略之先生皆為之修補附益成一家言題其編曰論語孟子攷證

許謙曰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或得其觕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貿亂務為新奇者其弊正在此耳此金先生考證之所由作也

經義考卷二百十九